

通志壹經解

仁12
1461
109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三

後學鄱陽董真卿編集

經



坎下坤上

集解

程子曰師序卦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

中有水為眾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

又言之一陽而為眾陰之主統眾之象也此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在上君之

象也師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居下將帥之象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音訓師陸氏曰馬云

歸魂卦貞丈人陸氏曰絕句丈人嚴莊之貌鄭云能以法度長於

人晁氏曰崔憬李鼎祚皆云子夏傳作大人說之案楊雄作丈人

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

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

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

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攬直擢白微賤授之以眾乃以眾心未服請莊賈為

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

穰苴既誅莊賈則眾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

為有以使人尊畏也○朱子曰師兵眾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

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

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



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

附錄

朱子語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錄吉

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

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

无咎吉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

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齊肅便

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

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淵

纂註 李氏舜臣曰師

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直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

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為用惟守一貞足矣丈人者長者仁厚之稱長子帥

師者也卦辭以丈人吉為首爻辭以小人勿用為終易不妄托兵以殘民孽見

于此又曰師以殺伐為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咎唯以丈人行之則吉而咎

可无矣○蔡氏曰丈人二也吉无咎斷辭○徐氏曰丈人吉无咎伊尹太公方

叔元老文武吉父足以當之漢趙充國唐郭子儀其庶幾乎○朱氏曰歸藏小

畜曰其丈人乃知丈人之言三代有之○鄭氏剛中曰王弼略例云吉无咎者

本亦有咎由吉而後得免也丈人吉且无咎宜其可師矣○程氏曰子夏作大

人吉以大人訓釋為王於理為通謂征伐自天子出也兵凶器也惟王者用正

故吉无咎○馮氏椅曰一經无作丈人者丈字必誤古者行師諸侯躬親帥師

然必唯有大德之人至公无我然後可正天下自大人說為丈人說者不勝其

異祇見其曲也○石氏曰五陰而一陽取其兵出於一○楊氏時曰自昔先王

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

若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主將帥象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集解

程子曰初

初六師

師之始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初六師

師之始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初六師

師之始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初六師

師之始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初六師

師之始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初六師

師之始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初六師

師之始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初六師

師之始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初六師

師之始也

出以律否臧凶

○音訓否陸氏曰音鄙惡也馬鄭王

初六師

師之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音訓錫陸氏曰星曆

臧逆為否

事順承為

非徒占筮教戒在焉音律之義狹不若法律之義廣從程朱為是○左氏傳曰執

也○雙湖先生曰如周禮說則律誠切於用師合宮商音則師臧而吉合角徵

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此雖聽律以定吉凶亦見律於師尤切

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

凶○胡氏次焱曰黃鐘十一月正坎之一陽也此法度之始也又曰周禮註大

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

之象○李氏過曰甘誓攻右攻左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六伐七

言律律者法度之所從出也○李氏舜臣曰二為師主初受節制有師出以律

始而守法也

附錄 程子曰坎律銓也○郭氏曰易坎卦主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務勝而

已迪

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一作動象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云

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殺良善

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

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

矣聖人之所戒也臧作即反○朱子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

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戒占者當謹

始而守法也

附錄 程子曰坎律銓也○郭氏曰易坎卦主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務勝而

已迪

集解

程子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眾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成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它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眾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闔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曾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能論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朱子曰九二在下為眾陰所歸而有剛

附錄 朱子語在師中吉言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

質察註 馮氏椅曰象在占中親統眾而得君之吉占言在師之中故吉也

不在中而督人以戰人誰用命哉九二在下卦中又在五陰中皆在師中之象也又曰說者猥多无一能識此義者先儒言韓信背水而陣後世亦有襲其迹者然不勝者蓋信在軍中後世將在外也○雙湖先生曰九二為成卦之主卦辭大人吉无咎惟二當之王指五言○郭氏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林氏栗曰自五至三所歷三爻三錫命也○李氏舜臣曰錫命如錫以斧鉞使得專征伐之

類○項氏曰王三錫命君寵之也○胡氏曰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

六三師或輿尸凶

集解

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也輿尸眾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朱子曰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下而犯非其分故

附錄 朱子語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為眾主如何先生曰從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為眾主如何先生曰從其象占如此

質察註 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說熹自小時未曾識

訓詰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

附錄

朱子語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為眾主如何先生曰從其象占如此

質察註

歸趙括長平之

戰是也坎為輪輿也坤為眾尸也○馮氏椅曰一陽上載有輿之象壘羣陰於上尸之象○楊氏時曰師之或以眾尸之也眾尸之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眾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師之凶可知○藍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必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

六四師左次无咎

集解

有中人監軍者眾主帥未嘗不敗

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一作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朱子曰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

質察註 李氏舜臣曰坤體平陸而无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而止軍者也軍事出則尚右旋返則為左○都氏曰陰陽之運自東徂西而易之六位自下而上故凡易之辭上右而下左左次者不前而却也○鄭氏剛中曰左次依震林坎水靜止而不動○雙湖先生曰案春秋傳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次退宿也與次于郎義同兵法前右後左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則右為重左不用之地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

左次與明夷四左腹同坤體之下

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程子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一作戎夷猾夏寇賊姦充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眾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一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朱子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附錄

程子語師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眾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迪然如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數是說著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

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 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

纂註

郭氏京曰利執之字誤作言字案定本之字嬉嬉同曰然並易說 行書遂誤○馮氏椅曰田獵以除田之害故謂

之田二在地之中田之象又畫偶開口之象故為執言禹之征苗啓之伐有扈之田二在義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但鳴條以後也○新城董公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林氏曰易於取之小者以戈為象取之大者以田為象取之尤大者以狩為象○雙湖先生曰案卦取田象凡五師比五恒四解二巽四師以坎為害田之象六五用師以獵之也此亦因坎象乃師反體故取三驅象下四陰則所得之禽上一陰則所失之禽也解二獲三孤亦有坎巽四獲三品則有離離為雉獨恒四无禽以其於坎離皆无取耳詳見各卦爻下長子指九二自二至四互震象弟子指六三自初至三坎體方成坎為震弟象自坤六五言故稱長子弟子母主事也或問郭京謂言乃之字之誤曰亦未見得或謂當作吉无咎與卦辭叶封言二爻言五也似反勝之○龍氏在夫曰此田狩美占多禽如此宜執取之而其占為无咎

勿用 集解

程子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

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及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

而无咎者也。○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附錄。朱子語：先生說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先生云：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則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得易說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无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淵纂註。張氏汝弼曰：君命有功者賞之，於祖廟功之大者，開國而有民社。次者承家而有世祿。謂之大君者，別於諸侯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萬世之通法也。○馮氏椅曰：師還賞功之象，象在占中，諸侯皆有君道，惟天子稱大君，猶后之稱元后也。又曰：以卦言，則九二一陽為五陰之主，帥師也。以爻言，則五君也，君能制命為義，不容九二之專權於下，故在九二則言王三錫命，在上六則言大君有命。蓋師則當聽於帥而帥之進退，予奪則又當聽於大君。爻比六五大君有命之象，三為應有弟子與師之象，故曰小人勿用。以位則為弟子，以德則為小人。本爻陰柔不斷，故戒。○丘氏曰：卦以九二一陽統眾，陰有大將總兵之象，故卦為師。出師之道不可不正，帥師之任不可非人。彖止七字而用師之道盡矣。初六師之始，上六師之終，六五為任將之君，二三四爻則皆用師之將，四之无咎不

如二之吉而三之凶，又不如此四之无咎。聖人以萬世用兵利害權輕重於吉凶，无咎四字之間，後之興師用將者，蓋謹於斯。○李氏舜臣曰：師卦統紀始終，節次甚嚴，初師之始，故紀其出，上師之終，故紀其還。又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略。而況於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捨此而它求哉。象傳地中有水

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音訓畜陸氏曰：救六反。聚也。王肅許六反。養也。
○程子曰：地中，地中為眾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眾也。○朱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眾矣。附錄朱子語問：麻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畜眾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答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眾等處，因卦以發其緼也。既謂之緼，則包含眾義，有甚窮盡推去儘有也。大雅纂註李氏曰：容民則无流民，畜眾則无叛眾，武有七德，安民和眾亦此義也。○呂氏曰：地中有水，則容畜而不散，可以聯什伍而成軍。地中有水，則浸灌旁及，可以用之以治其國，卿大夫用之以治其家。○李氏舜臣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劉氏爾邵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伍，兩軍旅之眾，此眾即此民也。故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君子觀象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用之於有事之日，故曰能養民，則可以得眾矣。象傳師眾也貞正也能以

衆正可以王矣

○音訓王陸氏曰如字

集解

程子曰能使衆人皆正

服從而歸王王道止於是也○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

左右之也○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朱氏曰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人爲師衆之義也○劉氏曰征

之爲言正也湯伐桀曰不敵不武王伐紂曰將有大正于商蓋能以衆正也

○李氏過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爲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程子曰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

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

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爲將之道蓋不剛則無威嚴而不足以

服衆過剛則暴而無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

此師所以貴乎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

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師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音訓毒陸氏曰徒

篤反役也馬云治也

集解

程子曰師旅之興

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

無咎吉謂必克無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一作固無咎也○朱子曰又以

卦體卦德釋丈人吉無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

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然以

其有是才德是以

纂註

王氏宗傳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以

民悅而從之也

○雙湖先生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而應贊九二行險而順贊兩體師本毒

害而民從吉無咎者特以中正順道耳後之王者可以觀矣○司馬公曰治衆

不以剛則慢而不振剛而不中則暴而不親上無應於君下無應於民則身危

而功不成所施不順則衆怒而民不從夫兵危事也故曰行險用財之蠹而民

之殘故曰毒毒之者其志將以安之也若箴石之所以已疾○游氏曰用師之

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則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

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無違天以下

時俯順乎人無拂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

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己而已天

下孰不趨於正哉其爲王也孰禦故吉且無咎

失律凶也

程子曰師出當以律失律則

在師中吉承天

○音訓寵陸氏曰如字鄭云

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

集解

程子曰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

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說異矣王

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

附錄

朱子語問潘謙之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

以一有威字懷萬邦也

人作易象只是大業德

地不是德地子細解釋

纂註

楊氏時曰九二以剛中之才分闔外之寄爲師

以承天寵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于墓武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所以錫命而懷萬邦也○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

通志堂

後夫凶

集解

程子曰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况柔弱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作附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夫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則睽相持則睽相持則睽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朱子曰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求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附錄
朱子語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眾人却強要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必大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武子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它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祇後夫凶言九五既為眾陰所歸若後面更添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

纂註
楊氏時曰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所以占也眾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凶可知矣○馮氏椅曰原再也如原廟原蠶之原方來各以其方來又曰六位先後有二義衡觀之則外在前內在後豎觀之則下者乃其所歸往而謂之先在上者乃歸之緩而後之者也五君而謂之夫以

之无咎

集解

程子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

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集解

程子曰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反本亦作也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之本也○朱子曰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附錄朱子語終來有它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徧底意思易又有它吉也

附錄
蓋易中言語煞有不可曉者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如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

纂註
蘭氏曰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纂註
易言有孚者二十一有言信其如此者有言有孚誠者○馮氏椅曰缶瓦器爾雅曰盎也初陽實六陰虛虛者缶也實者盈也○鄭氏剛中曰陶土為缶初取以為象者坤上而有坎水故也○子夏曰非應故稱它○程氏曰終來有它吉者非初之時吉在後也○趙氏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專以比五為義

集解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

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朱子曰柔順中
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外出應乎上者也○王氏宗傳曰二五各當位所謂貞也
○音訓匪陸氏曰非鬼反馬云
人非也王肅本作比之匪人凶
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一作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
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
皆非其人之象其
占大凶不言可知
附錄 朱子語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比於賢為比
三應上上為比之无首
為比之匪人也時舉
僚皆當戒匪
人之傷焉
六四外比之貞吉
集解 程子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
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
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
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朱子曰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纂註 趙氏曰外有可比則為貞吉不必應而後為正也○王氏安石曰四宜
位當故貞吉○王氏湘鄉曰五為比主六二自內卦比
之六四外卦比之况二四陰皆得正位故皆曰貞吉

六三比之匪
集解 程子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
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
非也王肅本作比之匪人凶

九五顯比王用
纂註 應內者也內无可比而比乎外亦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也剛柔正而
之六四外卦比之况二四陰皆得正位故皆曰貞吉

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白君 集解 程子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
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
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
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先王以四時之
政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
其義也天子之政圍合其三而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
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
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一作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
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
為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无私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
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
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
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一作比其
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
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
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朱子曰一陽居尊剛健
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
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
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
纂註 應內者也內无可比而比乎外亦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也剛柔正而
之六四外卦比之况二四陰皆得正位故皆曰貞吉

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白君 集解 程子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
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
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
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先王以四時之
政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
其義也天子之政圍合其三而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
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
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一作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
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
為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无私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
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
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
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一作比其
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
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
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朱子曰一陽居尊剛健
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
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
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附錄 朱子語
通志堂

人不誠蓋上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己也。邑人不誠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淵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捨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警頗不相類如何先生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緣得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足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張洽聖人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

纂註 林氏曰陽一要私意周旋才恁地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此賀孫

顯 程氏曰易以田喻用武○馮氏椅曰比卦師之反也故九五喻王者之田○鄭氏曰大司馬狩田既陳設驅逆之車鄭氏謂驅出禽獸趨田者○蔡氏曰前禽謂上上獨後比五即舍之三驅失前禽之象○李氏舜臣曰三驅不合圍而盡取之逆我而去者則舍順我而來者則受初六終來有他六二比之自內六四外比之貞此三者五皆從而受之其三驅取順之謂乎六三居內卦之前不問也其舍逆而失前禽之謂乎○李氏椿年曰六二正應邑人也得位得中不待期約而自孚故曰不誠吉○雙湖先生曰五陰皆稱比之比乎五也九五獨稱顯比為眾陰所比也顯互艮輝光象三驅坤三爻象互艮為旃門入陰為長圍下三陰驅而入門象上一陰在門外失前禽象邑人六二坤為邑三畫卦二人位也二應

體王自治邑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集解** 程子曰六居上比之終也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

始比不以道際於終者天下多矣○朱子曰陰柔居上

附錄 程子語比之始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纂註 馮氏椅曰以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全體自上觀之能率眾以比於君之象言无能為首也與乾用九辭同而旨異○徐氏曰首先也无首不先也眾皆比五上獨後之故有无首凶象彖既言後夫凶此又言无首凶則凡比所當比而懷私顧戀不能早從而至於凶者必矣○雙湖先生曰陰无一上六陰爻自有无首象以六爻觀之九五一爻稱顯比餘爻皆稱比之初比之无咎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獨三比之匪人而傷上比之无首而凶是三上自相比而不比五也其不能為首率眾以比君可見凶亦宜矣至若與乾用九无首同而吉凶異者蓋乾純陽變陰不以剛為天下先吉之道也故无首吉比取我比人之義乃以窮陰不能為之倡首則是无以為比也故无首凶

象傳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集解** 程子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朱子曰地

附錄 朱子語伊川言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纂註 楊氏時曰水在地上相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

象傳 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為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徐氏之祥曰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胡氏次焱曰五家為比

比有長五比為閭閻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此井牧也起徒役家一人比五人閭二十五人族百人黨五百人州二千五百人鄉一萬二千五百人出軍則先六鄉後六遂此征伐自井牧出但撫其中二千五百人為師以名之者舉中以繁其餘也大國次國小國皆以里計方里為井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六里積而上之四十里為都四都加十里為同等而上之大國百里次國以次降公侯百里伯子男以次降此封建自井牧始獨撫五家為比以言

吉也

○音訓比吉也晁氏曰王昭素謂多此也字

集解

朱子曰此三字疑衍文

比輔也下順從也

集解

程子曰比吉也此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朱附錄朱子語比吉也也字美當云比吉比輔也子曰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纂註

郭氏京曰比吉吉下誤增也字凡柔先舉絲辭後以義結下皆有也過於此○郭氏雍曰天下吉生於順凶生於逆

原筮元末貞无咎以剛中也

集解

程子曰推原筮一作占決相比之道得元末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末貞如五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集解

程子曰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元末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夫凶其道窮也

集解

程子曰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

附錄

朱子語伊川道也○朱子曰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

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

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云至矣故上

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陰比於九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

後

曰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

民之附則危云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云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

顧者政此

謂也備

纂註

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丘氏曰蒙內卦坎為初筮柔釋之曰以剛中謂九二也

比外卦坎為原筮原再也柔釋之曰以剛中謂九五也

象傳

比之初

六有它吉也

集解

程子曰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集解

程子曰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

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

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

之心非不切待禮至然後出也

纂註

徐氏曰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由內比

○朱子曰得正則不自失矣

外故曰自內以中相應故曰貞吉象言

通志堂

不自失則又推原二之比五必當反求

諸內自无所失而後可以比於人也

程子曰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一无必

將字反得悔吝一作咎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比之匪人也上比无首而凶已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囂專

意東方而隗囂降蜀至於殺身云宗為天下笑者非大可傷乎

賢以從上也

集解 程子曰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顯

比之吉位正中也

集解 程子曰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

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

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禽也

集解 程子曰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

也言來者撫之去

纂註 郭氏京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小象

三百八十三爻並無此例誤亦明矣○丘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而陰以

人不誠上使中也

集解 程子曰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集解 程子曰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

保故曰无所終也○朱子曰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

附錄 程子語近世淺薄

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以无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

主也此之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凶无所終也此之有首尚懼无終

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或曰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安節

順從而不可後又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也○丘氏曰或謂乾

用九无首則吉比上六无首則凶何也曰乾純六陽不可過盛而用九无首則

吉者戒陽也比惟一陽不可不尊

而上六比之无首則凶者戒陰也

經 乾下 **集解** 程子曰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

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

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

能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

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

陰故也柔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

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集解 程子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

積也聚也鄭許六反養也巽宮一世卦

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
 四畜之主也○朱子曰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
 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
 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
 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
 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
 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美里視岐
 陽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附錄 程子語問小
 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唐棟或以小畜
 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
 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迪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
 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不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棟長
 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
 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木陽陽倡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倡則陽不和蟬
 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
 自西則是陰先倡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語錄朱
 子語卜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往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
 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
 而志行乃亨易說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
 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

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
 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
 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貞凶之戒又問云嘗聞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
 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辭相拘係其畜止人術甚小而无大謀大作故曰小
 畜不知如何先生云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
 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
 止也得不可泥
纂註 程氏曰不雨者未能施澤也人臣道盛而未得君之象
 定事說時舉 ○毛氏曰文王觀易象適有會於心故以所遭者言之
 其事則文王其象則自有君臣以來有之矣○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陰畜
 陽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於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八百君子之
 欲行事小人得以擾係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激阻之皆小畜也○蘭氏曰
 凡易之西郊西鄰西山皆自陰爻所致○李氏舜臣曰小畜小過皆陰用事故
 止為密雲而不能為雨澤○馮氏椅曰雲者兌澤氣也小畜畜三陽小過包二
 陽陰陽皆失交通之義故不雨○雙湖先生曰陰陽和洽則散而為雨陰少則
 陽氣泄而不收小畜一陰畜五陽是也陰多則陽氣鬱而不達小過四陰包二
 陽是也故皆不能成雨密雲兌澤氣上蒸象不雨巽風散之離日烜之象西郊
 兌象本義我者文王自我則文王正以密雲不雨自比如沙隨所謂人臣道盛
 而未得君象是也若夫一陰卦六畜必四者乾下必上達巽上必下入四當其
 際也各卦之義彰矣○胡氏且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檢 **初九復自道**
 人終不能以止其進以此知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 **初九復自道**
何其咎吉集解 程子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是
 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
 通志堂

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無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無咎者如是則無咎矣故云無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無有過咎故云何其咎無咎之甚明也○朱子曰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

附錄 朱子語問小畜初九復自道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先生曰易有亦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可無疑者矣時舉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自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往不復之復淵

纂註 馮氏曰陽本在下升上曰復此言由其所復之故道也○朱子曰復自道聖人明陽不受畜於陰之義○方氏曰九在初即復不遠之復也自道者此道於人無與焉初與四為正應故受畜復四最為親切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諸道雖曰受他人之止而道非他人之道自復已物而已如此何過咎之有無咎而又吉也

九二牽復吉

集解

程子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而為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朱子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

纂註 胡氏曰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陽剛應五五雖剛陽居上而體本陰柔非制畜之極不能逆己之進故得牽連而復所以得吉者居中之故也○丘氏曰九二以陽剛而在下體之中亦欲上進非六四所能畜故與初九陽類牽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集解

程子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睽為證

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輿音餘○朱子曰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

附錄

朱子語先生說輿說輻夫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云被它止畜不得進必與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能正室時方得輝輿說輻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

纂註 馮氏曰乾為輿三陽上進有車象是近它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

四三睽四非正反為柔制故至反目○張氏汝弼曰巽為多白眼反目之象○徐氏之祥曰小畜二五互睽睽乖故反目三上互家人三過剛不中故小象謂不能正室○郭氏曰六畜輿說輻止於二也良馬逐行道於三也小畜牽復於二未為成德故說輻於三不能行也○項氏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輿子夏

通志堂

十四

虞翻傳同案輻无說理必輪破穀裂而後說輿下之輓乃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今畜道但止不行非有破裂象恐與大畜大壯同作輓為長又曰九三反目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雨稱婦言相順也○雙湖先生曰乾為圈象車全體故大有九二稱大車坤為輿輿不過車中之箱今本爻及大畜二三及大壯四皆乾體而稱輿者以乾體上皆有偶畫象輿姑舉輿以名之輻乃輪中之直指輪成則不可復說輓乃車下之軸縛車不行則可說者平菴引陸氏釋文誠是而論輿衛詳見大畜爻目互離象反目互兌毀折象嘗觀卦爻辭多不同今小畜諸爻各自取義元復密雲西郊意亦可見爻辭周公作故不同也

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音訓血陸氏曰如字馬云當作恤憂也晁氏曰案血古文去陸起呂反

集解

程子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眾陽者也諸陽之志係于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眾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朱子曰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纂註**楊氏時曰為一卦之主而下當三陽之進勢不足以畜其德則无咎也○張子曰二比於五與之合志雖為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出於義无咎○李氏舜臣曰需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去惕出陰陽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為訓雖六四為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之書其專戒陰柔之用事者邪○雙湖先生曰四正坎

位之初故為血陽在下卦之上故為去

九五有孚于攣如富以其鄰

○音訓攣陸氏曰力專反馬云

連也徐力轉反子

集解

程子曰小畜眾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

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朱子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

附錄

朱子語

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邪上下底攣如如手把攣住之象淵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河故反助陰邪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

鉅問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其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為鄰之象謂巽二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

知是如此否曰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溫富以其鄰言有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

纂註馮氏楷曰一卦惟四五言有孚則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四九五近而相得與中孚九五同故皆言有孚攣如○朱子曰易言交如者異體交也言攣如者同體合也○林氏栗曰易以遠而配為交如近而合為攣如

言綢繆固結也。石氏曰：上三爻巽體皆務畜者也。六四為畜之主，然陰則虛，九五陽為富，能推其富以助六四，共止畜之，是富以其鄰也。○李氏曰：陽實為富，陰虛為貧，陰能有陽，亦為富。本爻陽居陽，為富家人六四。得初九陽實，亦為富。謙六五應亦陰泰，四坤體故皆稱不富。

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夏傳作得京虞翻同。○音訓德晁氏曰：子。○集解 程子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畜道之成也。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不可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

月幾望君子征凶 程子曰：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朱子曰：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貞亦厲。然陰既盛而元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

附錄 朱子語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為雨，畢竟其占如此為戒深矣。○陰制陽不順，所以云雖貞亦厲。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透出了，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淵小畜上九疑是。

集解 程子曰：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朱子曰：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貞亦厲。然陰既盛而元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

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則元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伊尹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他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只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李氏過曰：卦言不雨畜未成也。上九既雨畜道成也。○項氏曰：道夫。○纂註 上居畜極畜道既成，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尚往者今既處矣。昔之說輻者今為載矣。昔之反目者今為婦矣。○馮氏椅曰：乾陽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受畜矣。故不雨者今既雨，牽復者今既處。巽之陰於是乎尚德之載，然使為婦者以是為貞，則厲也。戒巽也。巽於是乎為幾望之月，使為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夫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於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不使至於極也。○雙湖先生曰：雨坎位象上變亦坎處上象。婦巽象月象與雨同。幾望陰盛敵陽矣。此文歸妹五中孚四凡三皆取上體坎位象。君子指乾三陽蓋婦之所尚在於德之能載，今乃居上而以畜制為事，當小畜之時，雖為得正亦危道矣。月陰象幾望陰浸盛而敵陽，此時君子亦不可以有行也。尚德載婦貞厲，此為妻占月幾望君子征凶，此為夫占君子對婦言也。○龍氏不夫曰：幾望元明象以坎為月體，兌為上弦後望前之月，此納甲說。經言幾望者三獨歸妹六五坎兌體全小畜上六。變而後有坎中孚六四變而後有伏坎其義僅通。

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子曰：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

集解 程子曰：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

風行天上 通志堂

變而後有坎中孚六四變而後有伏坎其義僅通。

經言幾望者三獨歸妹六五坎兌體全小畜上六。

變而後有坎中孚六四變而後有伏坎其義僅通。

經言幾望者三獨歸妹六五坎兌體全小畜上六。

變而後有坎中孚六四變而後有伏坎其義僅通。

經言幾望者三獨歸妹六五坎兌體全小畜上六。

變而後有坎中孚六四變而後有伏坎其義僅通。

經言幾望者三獨歸妹六五坎兌體全小畜上六。

變而後有坎中孚六四變而後有伏坎其義僅通。

經言幾望者三獨歸妹六五坎兌體全小畜上六。

變而後有坎中孚六四變而後有伏坎其義僅通。

經言幾望者三獨歸妹六五坎兌體全小畜上六。

變而後有坎中孚六四變而後有伏坎其義僅通。

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系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之道義為小也○朱子曰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附錄 朱子語問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且只逐些子發洩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可見大畜說多識前言

纂註 徐氏曰風行天上小畜但取巽柔畜乾剛之義不取巽風畜乾天之象○馮氏曰懿美也文德柔順之德也○雙湖先生曰此象專主一柔言美文德之事難放他卦

兩體並論○揚氏時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故君子以懿文德孔子曰遠人不

服修文德以來之則畜剛莫尚乎文德也○游氏曰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

君子觀象於此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也以柔順故其事文風之柔无所不入也類也故有文德之象

柔傳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集解 程子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柔解成

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集解 程子曰健而巽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

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朱子曰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實考 蔡氏曰剛中五也志行五與四合而小畜之志得行也○馮氏曰柔得位以六四明卦義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義文王命卦

之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彖多言卦材此孔子之例也上九之兩豈非

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志隱矣○雙

湖先生曰觀朱子常說四聖之易不同又因論大畜卦辭說某作本義欲將卦

辭只大綱依文王說如大畜只是占得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涉大川至於

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今厚齋可謂得朱子之心者若能如此

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之指不晦而夫子翼易文自發會中所蘊不盡同於先

聖之意亦昭然可見矣惜朱子欲以此例更定本義而未能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

未行也 陸始跋反 **集解** 程子曰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

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

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朱子曰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附錄 程子語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語錄○朱子語密

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无發泄處方能

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未之以陰畜陽三陽上往而陰畜不

住所以不雨正如甑蒸飯漏 **實考** 王氏曰夫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

氣則不成水无水淚下也 **實考** 然後蒸而為雨今上方尚往施豈得行故

通志堂

小象傳

復自道其義吉也

集解

程子曰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

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

纂註

楊氏時曰六四陰得位為一卦之主而初與之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集解

程子曰二居中得中者也剛柔進退

故其義吉也

集解

程子曰二居中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

乃自失也

纂註

張子曰初反自道三為說輻義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集解

程子曰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

出上合志也

集解

程子曰四既出而無咎也

有孚學如不獨富也

集解

程子曰有孚一有而字

既合志眾陽皆從之矣

纂註

胡氏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拒而止之必為所

可以血去惕

纂註

宋氏曰一陰畜三

有所疑也

集解

程子曰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

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

纂註

蔡氏曰疑均敵也柔

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纂註

畜既盛必敵剛也

有禮復所以繼畜也

集解

程子曰復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

復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

集解

程子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

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

集解

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

應之

附錄

朱子語問履如何做禮字說曰

陸氏曰利耻反禮也

集解

程子曰履人所履之道也

陸氏曰直結反齧也

集解

而澤處下以柔復藉於剛上下各

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

集解

程子曰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

虎尾而不見噬蓋所以能亨也

集解

程子曰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

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意也

集解

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

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

集解

如是則處危而不

傷矣

附錄

朱子語履卦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它如踏它脚迹相似所

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

通志堂

通志堂

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砥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砥也兌西方也有虎象虎尾在三履虎尾陷危機也人惟履患難而不為患難所傷然後為履道之亨○張氏根曰剛莫如虎而柔能履之禮之可尚如此○雙湖先生曰履虎尾象若以乾為虎說而應乾固象傳意象則未聞以兌為虎則雖有西方白虎之象然以三為尾母乃以虎口為虎尾乎而不啞象亦難見證以革五上爻虎只當象兌三為口則兌初為尾无可疑者初與四應四來應初則有履虎尾之象矣四但應初无預於三又有不啞人之象其亨可知此即九四爻履虎尾而愬愬終吉者也至若以六履三正當兌口爻又不正又為毀折其啞固宜素主四言故不啞人亨則吉也三就本爻取故曰啞人凶與豕異矣三四皆人位故曰人易爻頤革虎象凡三頤自取艮寅象初九素履往无咎 集解 程子曰履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朱子曰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 纂註 張子曰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纂註 馮氏椅曰兌西色白素之象○郭氏忠孝曰素有先定于內之義○東萊呂氏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李氏過曰處下體之後而虎在前人之涉世舉足皆危機也惟能素其位而行則各安其當然之分而不蹈危機素富貴行九二履道坦坦 幽人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以此而往何咎之有

貞吉 ○音訓坦陸氏曰吐但反說文云安也廣雅云平也明也蒼頡篇云著也 集解 程子曰九二居柔寬裕得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朱子曰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 附錄 朱子曰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附錄 道坦坦處却說得好履道道即路也 纂註 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坦然平易不為艱難阻絕之行自守以正外物不亂故吉○虞氏曰二變震為大途故曰坦道○雙湖先生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音訓眇陸氏曰眇小反字書云盲也說文云小目跛陸氏曰波我反足跛也依字作破 集解 程子曰三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蹙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一作勝剛其履如此是復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啞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羣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躁踏危而得凶也○朱子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 附錄 朱子語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 纂註 蔡氏曰眇項籍豈能久也 附錄 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易說 纂註 跛文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徐氏直方曰卦有兌互體有巽離離為目巽多白眼故有眇能視象巽為股兌為毀折故有跛能履象○潘氏曰以六居三質柔志剛不戒之以正則吉也

通志堂

量已力妄欲有為應上九而履羣陽如眇欲視跛欲履武人欲為君宜其凶也
 ○雙湖先生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成卦之主而統五陽有武人為大君者之
 象大陽也或曰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
 是勇敢疆暴底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也○耿氏曰視欲
 正視不正則眇眇者也行欲中行不中則跛者也故歸妹九二不正則為眇能視
 初九不中則為跛能履六三不正不中故眇跛兼焉○馮氏曰歸妹下卦亦
 兌九二幽人其象亦同○余氏曰兌每有眇跛之象者以其毀折斲履言於三
 三為兌主故兼之歸妹言於初二初二非主也故分之初在下故言跛二上言
 眇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音訓愬陸氏曰山革反子夏傳云
 恐懼兒何休註公羊傳云驚愕也馬本

作號號音許逆反云恐懼也說文同云履虎尾
 號號逆反晁氏曰案愬號三字同音色

○音訓陸氏曰山革反子夏傳云驚愕也馬本
 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

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見若能
 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愬愬畏懼則終免於危
 而獲吉也○朱子曰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
 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音訓陸氏曰山革反子夏傳云驚愕也馬本
 機○都氏曰未有恐懼修
 省而不能轉禍為福者
 九五夬履貞厲
 ○音訓夬陸氏曰
 陸古快反
 夬剛決
 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
 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尊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
 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如若自任剛明決行
 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

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朱子曰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
 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碍故其象為夬夬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
 也故其占為雖正
 而危為戒深矣
 附錄 朱子語夾履是做得忒快
 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淵
 實錄 司馬公曰五履至
 貴之位眾之所歸
 暢其中正以懷其海內從命者賞
 逆命者誅善善惡惡而不在於私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音訓

訓考祥陸氏曰本亦作詳晁氏曰荀作
 詳審也鄭作詳云履道之終考正詳備
 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
 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大小也○朱子
 曰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
 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附錄 程子語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
 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
 曰其旋元吉○朱子語視履考祥居履之終
 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时无由考得其祥後而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
 旋來却到那
 起頭處淵
 纂錄 馮氏曰相視所履以驗休咎之象祥者吉凶之兆也讀
 如禎祥之祥○朱氏曰吉事有祥祥生於所履者也視我
 所履則吉可知矣○李氏曰乾之行健動極而不知止殆將无所歸
 宿矣惟能旋而與三相應之善終者也○項氏曰上與三應以六三所視所
 履考其禍福之祥則六三雖凶而上九反吉蓋三履剛而上履柔三應剛而上
 應柔故彼之凶反足以為我之吉履柔為善應柔為吉故曰元吉又曰履六爻
 皆以柔為吉故九二坦坦九四終吉上九元吉皆履柔也柔則不敢肆行所以
 其行常吉六三終以履剛而凶初九九五所履皆正然初僅能无咎九五不免

通志堂

於厲皆履剛也蓋剛者喜動而好
決任剛而行者復多可悔之事也

辨上下定民志 **集解** 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

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

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

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

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

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

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

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 **纂註** 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

民之心志也○朱子曰程傳備矣 **纂註** 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

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上下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

之體言之○馮氏椅曰卦本以兌履乾為義正與小畜以巽畜乾對也天澤上

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豫之取諸豫古人用字聲同者

皆通則履之為禮因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司馬公曰履者人之所履也民生有欲喜進務得而不可厭者也不以禮節之

則貪侈无窮是故先王作為禮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然後上下各安

其分而无覬覦之心此 **象傳** 履柔履剛也 **集解** 朱子曰以二

先王制世御俗之方也 **象傳** 履柔履剛也 **集解** 體釋卦名義 **說**

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集解** 陸音悅 **集解** 程子曰

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平

陽天下之至一作正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

行其亨可知○朱子曰 **纂註** 雷氏曰六三進則履乾之後履虎尾也反

曰以卦德釋彖辭 **剛中** **集解** 程子曰

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集解** 反馬云病也陸績作疾 **附錄** 朱

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疾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 **附錄** 朱

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朱子曰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 **附錄** 朱

語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

何也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

果決自為无所疑碍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錄

小象傳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集解** 程子曰安履其素而往

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 **附錄** 程子語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

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附錄** 陽素履以定但行其志耳故曰獨行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集解** 程子曰安履其素而往

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 **附錄** 程子語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

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附錄** 陽素履以定但行其志耳故曰獨行

也 **集解** 程子曰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

也 **纂註** 張子曰中正不累无援於上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也 **纂註** 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也 **纂註** 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也 **纂註** 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也 **纂註** 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也 **纂註** 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也 **纂註** 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集解

程子曰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覆如此其能免

於害

啗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集解

程子曰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啗而凶也以武人為大君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覆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為大君也

愬終吉志行也

集解

程子曰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

以順自

附錄

朱子語志行也只

纂註

楊氏時曰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處者也

愬戒懼順以從上

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集解

程子曰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

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集解

程子曰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

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集解

程子曰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

集解

程子曰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

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集解

程子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一作居於外也來居

通也馬云大也

集解

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

坤宮二世卦

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

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繫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來乾來居

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

李氏舜臣曰凡易中陽為明陰為暗陽為實陰為虛陽為富陰為貧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大陰為小諸卦可列推作易者尊陽而卑陰蓋如此又曰天位乎上

地位乎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世陽來于內陰往于外來者為主故大者吉而亨蓋陽在內而實則吉氣勝而為亨

也蔡氏曰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當時用故吉亨

○雙湖先生曰小往大來卦變也泰自否來否三陰往居於外三陽來居於內而成泰也伏義畫卦陰陽

一時俱定卦中爻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惟卜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為

占文王觀象而繫卦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寓於往來數字

初九拔茅

茹以其彙征吉

○音訓按陸蒲八反茅陸氏曰卯交反鄭音苗茹陸氏

氏曰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曾

董遇作彙出也鄭作彙勤也

集解程子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

時既一作將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

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三

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朱子曰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

附錄 征吉矣當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

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洞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道夫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邪如此之類須要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傍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講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得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它事類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便見得易只

纂註 耿氏曰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看得否先生領之時舉

茹如茹葦之如謂茅之始生其秀可茹也○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李氏舜臣曰乾下坤上卦則借象以示交泰也乾三爻皆上征坤三爻皆下復爻則辨位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亨又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者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

雙湖先生曰拔茅茹是象以其彙是占征吉亦占占者觀象引類以征故吉易取茅象凡三泰取陽之否大過取陰之泰否以全體取亦以有互體震巽也荀爽謂震為蕃鮮李鼎祚謂巽為草木泰互震為茅三陽為根否互巽為茅三陰為根故拔茹而彙聯初不以陰陽爻拘亦非謂茅潔白不污為君子象蓋於否大過有不通矣若大過藉用白茅亦是巽體上有兌金乃已刈之茅用以藉地一陰不可以茹言矣茹則言拔藉地不言茹取象甚明白亦取巽象

九

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音訓包今本作包陸氏曰本

又作包象并下卦同荒陸曰本亦作荒音同鄭註禮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為康云虛也晁氏曰虞云荒大川也說文作荒易包荒用馮河字書又作荒鄭讀為康大也說之案象數无田穢之荒今人猶有水荒之語其失自王弼始象辭荒河是一事馮陸音憑

集解 程子曰二以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難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一作可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剛果

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秦寧之時，人心狃於秦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
 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秦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
 賢才之在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也。時秦則固遺之矣，朋云夫時之既泰，則人
 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云
 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
 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無既不能字，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一有不
 字，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云，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
 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朱子曰：九二以剛
 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
 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語馮河徒涉語集註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係纏
 去其實只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朋云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
 纏說此論須做一
 意纏看蔡念成
 獨居中後則包初以進前則用三以行，位在內而志應於外，為不遐遺已應五
 而初應四三應上，同類各從其應為朋云。○馮氏曰：遐遠謂外二陰朋謂內三
 陽中行道也。謂六五中道之主尚上之也。配也。節齋謂與尚公主之尚同。○雙
 湖先生曰：初在地下有荒野象三剛前互兌澤有馮河象本爻才剛位中故能
 包後用以進而成泰道，所謂不遺遐遠不昵朋比，上合乎中行之主者也。盛
 矣哉。○龍氏仁夫曰：案泰否皆言包泰之包，荒包容夫在外者也。否之包承包
 羞包藏夫在內者也。此君子小人之辨。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

恤其孚于食有福

○音訓陂陸氏曰：彼偽反徐。集解：程子曰：三居

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在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
 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
 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彼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然，方泰之時不敢
 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
 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
 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
 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朱子曰：將過于中泰將極
 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古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附錄：朱子語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
 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以
 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
 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能把握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
 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
 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
 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則好，不敬則不好。先生領之，錄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乎
 只是信此言勿恤後來信與不信，義則于食有福如。○朱子曰：孚信然之
 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之食。○朱子曰：孚信然之
 三之時艱苦剛貞不可以時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
 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丘氏曰：乎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三陰之將

復而動其慮惟嚴於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張子曰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徐氏直方曰小人之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波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復其會者必有變化特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李氏椿年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或問關子明艱貞之道曰天人有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謀與天地相終始乎○雙湖先生曰平陽畫橫平象破陰畫中斷險陷象往復卦變也言三陰自否上往以成泰又將自泰下復成否也食互兌口象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音訓翩翩今本作翩翩陸氏曰子貞傳向秀作翩翩輕舉貌古文作翩翩象同

程子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一无者字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上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朱子曰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翩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纂註**馮氏荷曰翩翩同偏詩偏偏者離鳥相繼斜飛之貌○不富者皆陰爻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音訓祉陸氏曰音耻一音止

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文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一其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朱子曰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附錄**朱子語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纂註**張氏汝弼曰互體兌約象震有歸妹卦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淵○體○阮氏曰易著人事舉商周帝乙高宗箕子是也○陸氏希聲曰以柔在上帝乙妹之象下應於二下嫁之象○李氏過曰五歸妹而二尚主交際之義○表氏曰泰者福社之時也三亦言于食有福○馮氏荷曰福社自天泰之時天道下濟故多福社之象又曰左氏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哀公九年案商君有三乙成湯為天乙一也祖乙圮于耿二也自成湯至于帝乙乃

微子之父三也今湯歸妹之辭見漢京房傳曰湯嫁妹之辭曰母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母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具有證據則非微子之父明矣虎去商千餘載間已訛如此則夫名同實異者古今訛謬何可勝數哉傳記之未可盡信久矣讀書者必如孟子之於武成雲漢斷之以理可也又曰此爻或者以其事相應之象如所謂周易有之在師之臨之類○雙湖先生曰泰中四爻固互歸妹而三四爻易位亦成歸妹歸妹三四爻互復為泰泰五即歸妹之五歸妹五即泰之五故其辭同若夫證以京房傳帝乙為湯證以陽虎言則帝乙為紂父姑兩存以備參考然其為嫁妹辭一耳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皇城塹也子夏作塹姚信集解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作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眾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則亂眾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一元者字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朱子曰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成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附錄朱子語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底象邑底象城隍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淵城復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為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是兵師凡坤有眾與土之象一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做

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淵方泰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却未至於凶○楊氏曰古用師征不自上出也自邑告命貞吝吝者夷于列國不足以命諸侯也○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道既泰忽安逸而不戒卒至於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爻之義也○趙氏曰三上各居一卦之極故雖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為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於吝此所以貴於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與○鄭氏汝諧曰往復者有是理也所以使之然者人事也處泰之終坤體而陰柔安得不否處否之終乾體而陽剛安得不傾人事天理未有不相符者○林氏栗曰初四升降之始故有拔茅翻翻之辭二五升降之中故有歸妹得尚之義三上升降之極故有往復城隍之象○項氏曰凡上爻皆稱邑以其无民也泰自邑謙征邑晉伐邑外虛邑皆是也非上爻皆稱邑人訟比无妄是也○楊氏萬里曰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无聖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復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馮氏椅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之深意而亦天地

自然之理也

大象傳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民

音訓財陸氏曰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相陸息亮反左右陸氏曰音佐佑左右助也

集解

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朱子曰財成以制附錄程子語李嘉仲問財成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財成輔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財成輔相之如歲之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財成也教民鋤耘灌漑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缺而已○朱子語問后以財至左右民若論聖人財成輔相之功當無時而不然何獨於泰卦言之先生曰天地交泰萬物各遂其理聖人自此方能致用若天地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无所施其巧輝問財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財成猶裁成就之也輔相便只是於財成處補其不及而已問財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財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財成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

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須聖人為他做也 又問輔相財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飲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並備財成是裁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能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淵問乾坤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之差曰乾坤者一氣運於无不能无過不及之差聖人有以心以為纂註朱子曰之主故无過不及之失所以天地之功必有待於聖人揚長孺纂註泰者天地之交也財成輔相者以人道交天地也○游氏曰財者節其過猶言範圍成者補其虧猶言彌綸○蔡氏曰天地之道謂日月寒暑之往來東南西北之經緯天地之宜謂春生秋殺高黍下稻於道則用制其節於宜則贊助之而已又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所不及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遠經緯交錯聖人則為之裁制其東西南北之限此財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此地勢之所宜也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象傳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

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集解

程子曰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

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

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陸丁丈反 集解 程子曰陽

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

附錄 朱子語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君子之一元之字道長也 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無小人也答王遇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神純粹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着箇無對包了切恐此元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揚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初不害其為元對也答呂伯恭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元小人之國其不知易甚哉鄭公藝圃折衷辨天地之化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

無也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特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排擠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柔者常私剛者常明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金華潘

纂註 李氏舜臣曰嘗反觀之一身陽浮于上而不降陰潤于下而不升上陽下陰兩不通暢如是者病必繼起要須陰陽

二氣往來升降于一身之中然後血氣流通四體健固而風雨寒暑之氣有不能入故陽氣自上而下而能使下體溫固者一身之交泰也知此之理而見之日用干以贊天地之化育使之細縕相接于以通君臣上下之情使之誠意交孚蓋無適而不可又曰天地以氣交也上下以心交也內陽外陰交泰之象也

內健外順交泰之德也內君子外小人交泰之人也泰之世君子固泰矣小人在外亦不至窮而無歸蓋君子小人其情亦自相通以小人而順君子之健故君子道長日加益而不知而小人道消如火消膏而亦不自覺君子小人兩不相傷此其所以為吉亨也○馮氏特曰泰否之贊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袁氏曰道有君子有小人用有吉有凶時有亨有塞泰之道長者君子也於用則吉於時則亨

征吉志在外也 集解 程子曰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象傳 拔茅 蔡氏曰在外謂應陰也陰為民君子在內則思澤及乎民

纂註 楊氏萬里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包荒得

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集解 程子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道光明顯大也 附錄 朱子語問包荒至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邪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音訓无平不波今本作无往不復陸氏曰一本 集解 程子曰无往不復言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衷作无平不波无往不復 天地之交際也陽降

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一
作理之常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
際泰否反復之機實在於此可不戒哉○愚案小象程傳仍今文作无往
不復本義復古易作无平不陂然先儒開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

翻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乎中心願也
集解 程子曰翻
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
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眾所同
者時也○朱子曰陰

纂註 郭氏京曰皆反實
本居下在上為失實
也反誤作失字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

也
集解 程子曰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
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
從之

纂註 徐氏曰中以行願居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
從之
乎

程子曰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朱子曰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經 否之匪人
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
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

集解 程子曰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
否之匪人○音訓否陸氏
同閉也塞也
乾宮二世卦

集解 程子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
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

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
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
曰匪人或以為非人所為或以為人道絕故必觀比之六三處
羣陰小人之中故謂之匪人今否豈非小人在內而致否歟

貞大往小來
集解 程子曰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
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朱子曰否閉塞也
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
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

附錄 朱子語
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无人道如何先生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
語同而字異遂錯設於

纂註 劉氏曰否之時雖不利君子貞而君子之貞不
此今強解不通也錄
道不變塞焉國无道至死不變然後為君子○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
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
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雙湖先生曰大往
小來卦變也否自泰來泰三陽往外三陰來內成否也泰惟言卦畫往來直著
吉亨之占否先占後象首原小人致否為不利君子貞而後及卦畫往來者深
惡小人非人類急為君子戒也匪人甚於小人之辭矣文王自取陰為匪人陽
為君子象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
子象

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朱子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附錄

朱子語問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先生

纂註

雙湖先生曰當否之世初六在下小人中又及不工者故戒之以貞既欲其不進而迫君子又欲其知改以陰變陽則貞而吉亨矣○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丘氏曰君子小人卜无定名唯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長之卦不利君子貞時也以下三陰爻言之則皆為時之小人唯初六之過未形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集解

程子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已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朱子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

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附錄

朱子語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學問橫渠先生說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則其固有者正而已易中亦有時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廣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

纂註

李氏過曰包承於羣小小人固意蓋欲解說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淵

氏曰小人之在下也君子不遷則包之小人之在上也君子未能決則承之此以大人言包承也○劉氏曰當否之時陰得位而為主於內居中履順在小人之中能包下而承上也初在已下故包之六三在已上故承之○馮氏曰泰之二曰包荒蒙之二曰包蒙否之二曰包承蓋二在下體之中初與三左右之者也苟非其情有不相得則必能引其類以為之助也又曰否亨猶所謂困窮而通也以小人而包承其類黨盛相安固古以大人處羣陰之中而能包其下承其上雖不與之為羣亦不與之為敵所謂和而不同者雖處上下不交之時在上者知其不為小人則終必進之斯其否而亨也又曰否泰皆以二居內得中為其類之主而泰上下交通九為君子故不特包荒用馮河而又且不退遺朋三此所以為泰也否上下不交六為小人故僅能包承其類而已此所以為否也○雙湖先生曰案此爻諸家解又是一說與本義異然證以泰九二爻君子小人各引其類而進亦通故備又一說云

六二包羞

程子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取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
 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這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取
 淵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被他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他做得不好
 事只是慚惶更不敢對人說 按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
 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
 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
 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耻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
 也自不穩當此便 **纂註** 易氏曰所謂羞者怨艾懲創猶足語善若包羞則敢
 是包羞之說淵 為不善以欺世○游氏曰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當
 否之世而以陰柔處之與中正剛明者為鄰亦自知其可羞矣雖以資質陰柔
 不能行其所知至於忍耻冒處故謂之包羞○司馬公曰六三包羞君子不得
 其時也失位而居下則為小人所侮居於上則為君子所恥○馮氏補曰援三
 陰以進之象又曰已為三陰之首故包之以進也否之三陰進以消陽易於初
 言貞吉身二言否亨至此則陰盛而敵陽矣道日長而上進不容過矣故不言
 休咎而直曰包羞也夫否之時上下不交亦可進乎曰否塞而不交者卦之體
 也下卦之終必進上卦者爻之序也過此以往為 **九四有命无咎疇**
 觀為利為坤陰豈不進乎孔子故曰小人道長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
 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
 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

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
 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朱子曰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
 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 **附錄** 朱子語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
 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附錄** 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淵這裏
 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如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文蔚九四
 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是它陽方可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
 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策着恰好時節方做得成方无咎祇問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以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
 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
 則 **纂註** 徐氏曰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否泰反
 辭尚莫其艱貞无咎而否九四則直稱有命无咎疇離祉歡欣慶賀之意溢於
 言表然則為小人者讀易至此爻曷不改心易慮何樂乎為小人哉六位四互
 離中取離麗象○楊氏時曰東漢之衰變侍持權內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
 極矣實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為也然
 命不出於君而下不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
 故與疇類皆陷於禍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
 桑 ○音訓休陸氏曰虛也 **集解**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一作君
 反美也又詳求反息也 **集解** 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
 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
 既休息漸將反一作及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

通志堂

矣其二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

附錄 朱子語問其亡其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

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可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亦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卦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危亡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必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砥否之九五若無那大人也休那否不得大率自泰入否易自否入泰難輝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否無不泰當泰將否之時若是有手段底則稍遲得曰自古由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

纂註 朱子曰九四否道已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得學蒙

○李氏舜臣曰二居三陰中小人吉五居三陽中大人吉卦雖否大人而後吉歸於吉作易者所以闢小人通君子之門也○雙湖先生曰桑巽木象繫巽繩象包位中象○熊氏曰泰不能不否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咎否終復泰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焉然則為君者與其為泰六五之柔寧為否九五之剛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集解

程子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朱子曰以陽

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

附錄 朱子語九四否已過中上二爻是說君子言君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

子有天命而元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淵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否泰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之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或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少无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文蔚

纂註 王氏宗傳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處否之終固所優為也○蔡氏曰休否則否猶有存者至于傾則否盡矣○楊氏文煥曰處否之道靜止者能之轉否之道剛彊者能之○王氏安石曰傾否言其才也條否後喜言其時也○楊氏時曰處否之極先否也否終則傾後喜也否泰往復理所必至又何可長也○閻丘氏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趙氏曰泰三陽在內有君子同外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六爻以交相應為善否則三陰在內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得位

有剛健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六爻惟三陽為善各以爻義取與成卦之體不同也

大象傳

天地不交否君

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集解

○音訓辟難陸上音避下

程子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纂註 蔡氏曰天地不交二陽消之象而晦處窮約也○毛氏曰自象言之則以不交為否因其象而用之則以不交為宜遠而去之如天地之相絕所以身名俱全○馮氏曰曰可以有所者在位之君子不交而退避者在下之君子唯其時物也○都氏曰曰天地不交之時陽已事而筆斂不榮其末而將反其本故君子法之○齊氏曰儉德蓋謂有若元實若虛之意收斂晦藏之義○李氏曰曰天地交而陽氣發散于時則陽足以制陰故泰多君子泰之世非无小人也君子勝耳天地不交于時則在天下者皆幽陰之氣故否多小人否之世非无君子也小人勝耳君子勝則包小人故泰之象辭止論后以財成輔相而不及君子小人小人勝則害君子故否之象辭要使君子以儉德避難而辭榮
柔傳 否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

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音訓長陸丁大反

程子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
附錄 程子語嘉
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之不生无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朱子語熹看人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
纂註 馮氏曰曰以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真孫
无邦釋匪人象天地不交乃閉塞成冬之時上下不交而王國命令不行於諸侯諸侯貢賦朝覲不至於王國是天下无邦國之臣貢也天子雖不交諸侯諸侯信而任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邵氏曰謂內外者不惟在位在野而已君子則无以為邦也否泰柔辭皆反對言之獨惟泰曰內健外順而否則曰內柔外剛者乾健上進而下順從泰之象也乃若否塞之世乾剛在上確然不動而坤柔在下則又非順以上征此其所以別也夫陰陽二氣對行乎天地間或者謂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少小人多治世少亂世多然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二氣分于四序无一歲不得其平者而君子小人治亂之運則或不齊豈幽陰之氣獨盛於人間而天運不爾邪是不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如何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亦必有道矣此作易者所以極論其消長而奇之於爻○蔡氏曰釋柔

而言陰陽者獨泰否兩卦而已否者氣藏乎密而不交故又以剛柔言○李氏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反乎泰

小象傳

拔茅

貞吉志在君也

集解

程子曰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一作否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

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備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常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朱子曰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纂註

郭氏忠孝曰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泰之志在外而否之志在君之意也

人否亨不亂羣也

集解

程子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

否亨不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

纂註

李氏過曰是則一无則守其道大也○朱子曰言不亂於小人之羣

而不為所亂

包羞位不當也

集解

程子曰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為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

當位所為

有命无咎志行也

集解

程子曰有君命則得无咎大

人之吉位正當也

集解

程子曰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一有息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

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集解

程子曰否終則必傾

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上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四

後學鄱陽董 真卿 編集

經 離下 乾上 **集解** 程子曰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

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
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
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
卦唯一陰眾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它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
相應天火相
同故其義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音訓同
和同也離 程子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
宮歸魂卦 **集解** 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睽比
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睽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係所私乃
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一作既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
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
于野止謂不在睽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
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干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莫不
同一作合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
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朱子曰離亦三
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

通志堂

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

附錄

朱子語同

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

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

天也下離六二一爻在離之中人位也乾上離下五陽同歸二之一陰有以天

同人之象亦為人君同乎斯人之象故成卦曰同人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

牧外曰野四方之所輻輳无所隔礙於此同人无不亨通離中虛有舟虛能載

之象載上二陽健於行水故利涉大川○雙湖先生曰案厚齋分三畫卦論以

離中為人位若論六畫卦則二為地自天視地則地為曠野又有同人于野象

可謂人道之亨矣大川離伏坎象離為虛舟有利涉象君子貞六二中正象君

子不專指陽言○丘氏曰以三畫卦言之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相同故曰同

人野者廣大曠遠之地川者險阻艱難之所于野而亨者大同也涉川而利者

此同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利君子貞者蓋正則同邪則異正則公邪則

私所以利君子之守正也○李氏舜臣曰卦辭反否昔也不利君子貞今也利

君子

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集解 程子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

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踈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朱子曰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凡一爻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凶凶者苟不如此則吉

如同人于門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无咎若以人從欲則凶必大

纂註 蔡氏曰門二也同人之始出門即同未見遠近廣狹之情故无咎進即

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

奇故謂之戶一而門二也○薛氏曰自朝及野人君之道也故門无咎郊无

悔野

六二同人于宗吝

集解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

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

私也○朱子曰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

道也故其

附錄 朱子語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

象占如此

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却有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者先生

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欵密却无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

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

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睽而不能同也凡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趨

凶

纂註 蔡氏曰宗謂二與五本應故曰宗○林氏栗曰異體為配同體為宗

二與下體同同于宗也○張氏汝弼曰親其所親則踈者隔矣黨其所黨則遠

者疑矣不亦吝乎初與三皆近而情相得又離卦本以一陰麗二陽之間其相

與之情決非乾三陽所能間矣特同人之象貴乎大同不貴乎自私也○馮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

則自論其與人同之道固不可以一槩論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

則自論其與人同之道固不可以一槩論也

則自論其與人同之道固不可以一槩論也

則自論其與人同之道固不可以一槩論也

則自論其與人同之道固不可以一槩論也

高陵三歲不興

○音訓莽陸氏曰莫蕩反王肅寔黨反鄭云叢木也

集解

程子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

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有二字，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又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朱子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故有此象。

纂註

都氏曰：六二柔戎于莽，下據六二之象。○劉氏壽曰：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雙湖先生曰：戎兵戎雜象，莽互巽象，柔在下也。巽又為入，有伏象。又為高，有高陵象。此文變有艮體，亦陵也。位三有三歲象。○李氏過曰：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李氏舜臣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相同為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爻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音訓墉陸氏曰徐音容。鄭作庸，晁氏曰案庸古文。

集解

程子曰：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及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朱子曰：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附錄

牛子語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先生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也。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錄問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側底。○纂註：張氏根曰：不曰悔亡，而道理初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无爭必大。

○胡氏允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雙湖先生曰：三以四為陵，其指四也。三歲不興，有終下卦之象。四以三為墉，其指三也。弗克攻，才雖剛而志終弱也。聖人與四以吉開其自反之門耳。然與四不與三者，以其无君之惡尤甚而不可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集解

程子曰：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號咷，啼呼也。旅卦同。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一有正字，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為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

通志堂

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朱子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

附錄 朱子語問大師克相遇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朱子曰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

纂註 馮氏椅曰與旅上九笑號先後正相反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領之錄

與天下相孚於大同之世而乃私繫所應是以彊弗友之徒競起而爭之夫以上伐下直舉而措之耳何至動大衆而僅能勝之哉私故也作易者以為失君人夫同之道故備言其私昵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嚴矣○王氏逢曰以剛居上非所以善同于下而又同乎己之應失同人于野之義九三九四所以悖之○程氏曰六爻盡變為師故三四五爻皆言兵戎○楊氏時曰雖相克遇亦不言吉也○雙湖先生曰五爻變下互兌有號咷象以全卦言互巽為風離為火皆有聲象全體伏師盡變亦為師對卦亦為師五為一卦之主故多取全體象嘗觀同人一卦二五君臣剛柔中正所宜配合何至有爭奪之事哉使純陽无陰二五且同於利見之不暇惟六二一陰破純乾之體一陰者五陽之所必爭三不中四不正又介乎其間不免為彊暴之男有侵陵貞女之事此所以爭也所以必待大師克而後遇也然邪不勝正二終不可上九同奪五終不可犯亦徒乖大同之氣象為九三九四者可退而自省矣

人于郊无悔

集解

九居外而无悔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終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

朱子曰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内未至於曠遠但荒

附錄 朱子語問同人于郊先生曰郊是荒寂无人之所言不能僻无與同耳

如同人于野曠遠无私荒僻无與同蓋居外无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

錄問同人于郊先生曰同人于野是廣大无我之意同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取義不同自不相悖時舉

纂註 蔡氏曰郊郊外曰野雖在卦上猶未出乎卦也故止曰郊○單氏曰郊者遠於有事之地卦外之象也○雙湖先生曰愚嘗疑此爻之旨而以諸爻列觀之初二五上皆稱同人獨三四不言同而曰伏戎不與乘墉弗克攻此則无與之同者也二之同宗而吝五之師克而同一不免於吝一不免於用師則於至公自然之道尚有可議者若初之同人于門上之同人于郊郊對門而言言卦之首未可見曰无咎則同人之初已无疵之可咎曰无則同人之終又无過之可悔此皆同人之善者也今本義以為无可與同以推此例可推姑記其說于此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集解

音訓辨陸氏曰

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於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朱子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

而致

附錄 朱子語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也

同也 類也 類地類了同底自同異底自異淵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地頭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

象傳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集解** 程子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柔專以二言○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 **同人曰** 音訓晁氏曰王昭素謂此同人曰三字錯說之 **集解** 程子曰此三字義文○朱子曰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集解** 程子曰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若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 **附錄** 朱子語類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

人又去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集解** 程子曰又以二涉險淵 **纂註** 蔡氏曰以象言則文明以健以爻言則中正

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能通天下之志** **集解** 程子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於理而已文明猶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司之道

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附錄** 朱子語類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纂註** 李氏舜臣曰一陰疑可以統眾陽矣而位則居二故

此說甚善董錄 **纂註** 止可以為同人之象而不可以為大有之象又曰柔論卦體多以二五為正而一卦之主在五則尤顯言之大有柔曰柔得尊位大

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辭如此之盛者一卦之主在五故也若同人柔得位而不尊得中而不大獨惟行乎眾陽之中而不失中正有近於君子之同故出

而合乎人而人亦來同乎我此蓋指六二而言也而受其應則在九五○馮氏椅曰孔子贊易五陽一陰卦則以一陰為主明卦名義自是孔子之例非經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則經之本旨孔子非不知之○雙湖

先生曰離六二在乾天 **小象傳**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集解** 程子之下故曰天下之志 **周易會通卷四** **通志堂**

曰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得古人立言有義有異有間

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

不取焉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

也

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大有元亨

大有元亨

大有元亨

大有元亨

大有元亨

大有元亨

大有元亨

大有元亨

朱子語如易中所謂又誰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與而獨同于五吝

元亨者四大有盡升鼎皆六居五九居二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

无咎集解

程子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

附錄

盡免况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

所以有咎也○朱子曰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朱子語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纂註 蔡氏曰交即應之謂五之交如是也大有之初去五遠而非應无交也從橫渠之說蓋六五柔得尊位為大有之主或應或近未見其有害者故六五曰厥孚交如二應於五三亨於五四與上近五遠而无交者惟初而已獨无得乎五是以无交而有害也世之君子固有當時之盛乃獨窮而在下不獲乎上患難之來有所不免亦唯修身補過以俟之耳是不失此爻之義也

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音訓車陸氏曰王肅剛除反蜀才作輿晁氏曰子夏傳作輿案後漢時車始有居音古

集解 程子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則為輿字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朱子曰

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则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纂註 張氏汝弼曰乾為輿為輻者圍以動其下也二者俱非車之成材備成材者其唯九二乎○蔡氏曰大車二也載謂載五也剛健居中而應五故有大車以載之象○林氏栗曰二五相應陽志上行故有攸往之象以是而往何咎之有○劉氏曰下乘陽為動上乘陽為實得中之位為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音訓亨陸氏曰許庚反通也象同眾家並香兩反京云

集解 程子曰三居下體獻也于寶云享宴也姚云享祀也晁氏曰王弼作亨

附錄 朱子語古文无亨字亨是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眾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朱子曰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

山亦是祭享

纂註

李氏舜臣曰居下卦之上為三陽之長以君子而當公侯之享無疑

有大君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帝以主宰言天子以正位言后天子諸侯通稱大君天子尊稱

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已讀為亨矣

曰步即反子夏作旁干云彭亨驕滿貌王云壯也虞作尪姚云彭旁俗音同晁氏曰虞作尪云作彭作旁聲字之誤

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道匪其彭則得無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無咎也

彭盛多之貌詩載駟云汶水湯陽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駟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階偏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無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彭先生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

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易說

咎○龍氏在夫曰彭亨退之詩豕腹脹彭亨是也盈滿而不能容之義

離大腹象亦曰陽盛大象四當大有之時而居近君之位盈滿可知譬之腹焉

滿盈而至彭則病矣唯識之賢退然謙虛廓然大受雖盈也何彭之有匪其彭補言本嘗彭也故為無咎之占

○雙湖先生曰案詩載駟彭彭必云反邦字

○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集解 程子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

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事守中

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眾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者言也

可知矣○朱子曰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

歸之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

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者交至也威如者警戒其優游不斲柔而不立者為君之道必剛而不暴柔

而不可犯○李氏過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無虞故必威如而後吉才玩易

則無備也故詰爾戎兵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講者也○雙湖先生曰六

五位剛故有威如之象○朱氏曰異體之合曰交如大有二五是也同體之合

曰學如小畜四五

中孚四五是也

周易會通卷四

通志堂

天渠

彭陸氏

○音訓

居大有之時

程子曰九四

只當依程傳作盛

蔡氏曰下連三陽剛盛

近五能不有其盛則无

彭陸氏

居大有之時

程子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

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事守中

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眾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者言也

可知矣○朱子曰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

歸之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

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者交至也威如者警戒其優游不斲柔而不立者為君之道必剛而不暴柔

而不可犯○李氏過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無虞故必威如而後吉才玩易

則無備也故詰爾戎兵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講者也○雙湖先生曰六

五位剛故有威如之象○朱氏曰異體之合曰交如大有二五是也同體之合

曰學如小畜四五

中孚四五是也

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

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

孚信而復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

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

周易會通卷四

通志堂

遂无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纂註雙湖先生曰五上為天有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易說

皆善善處大有者也宜其得天之祐故於卦終贊之如此總一卦言也○楊氏萬里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罪德嗚呼盛哉○丘氏曰節齋云大有一柔五剛故以柔為一卦之主而眾爻皆于五取義初以遠五而有害二以應五而无咎三以公位而用亨于天子四以能謙承五而无咎上以近五而獲自天之祐也○項氏曰大有六五為主初无交逸民也上在上賓師也中爻三位為臣二大臣也受大有之任故為載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為亨二中故无咎三不中故戒君子用亨則為桓文小人弗克則為曹馬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寵故為匪其彭五離中有中孚之象為信體柔而順履信思順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所慮者居易无備故威如吉欲其自警畏也○鄭氏東卿曰能大同然後能大有○馮氏椅曰傳曰同者有同也亦有不同者至大有然後天下一統故大有之六爻與同人必相反蓋反對也聖人

大有曰位一陰得尊位大中而人之爭奪息矣

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音訓遏陸氏曰於葛反止也徐又音謁休陸

氏曰虛虬反美也徐又許求反

集解

程子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眾多故為大有大有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眾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亨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率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朱子

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覺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附錄

朱子語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有无若不照見則有元此性之善也人唯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倘能遏止其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无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過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東小了說蓋卿天命有善而无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皆然

纂註

張氏清子曰高莫高乎天而火在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易說

之明物无遜形矣君子觀火天之象以遏惡揚善休命者正命也善惡不當其實非順天命者也○蔡氏曰遏惡揚善離象順天休命乾象○楊氏萬里曰以日之明行天之健天下善惡无遺照焉豈自用哉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司馬公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无所逃善則舉之惡則抑之慶賞刑威得其所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休命也

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集解

程子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中文明大中一无大中字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

通志堂

以元亨

集解

程子曰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一有體字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

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

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柔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蓋升鼎也唯升之柔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與而後有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一作為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朱子曰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

附錄 朱子語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廣問應天而天指六五也

時行 司馬公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可行也

纂註 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眾元亨也○馮氏曰孔子言尊位大中則諸侯大夫不與焉而止據卦義言之則大小不同而其為富有之義一也又曰成卦之義以六五之柔而元亨之義以乾之能剛唯六五應乾而與時偕行所以元亨也儲氏莊氏云六五應九二在乾體故曰天○楊氏文煥曰上下應而不得尊者小畜之六四也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位若正大有之時也○雙湖先生曰本義釋應天指六五蓋本程傳以為應天時而行也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集解

然厚齋引儲莊說亦未嘗不是載觀彖辭自柔得尊位以下專主六五一爻以論人君之位能有眾陽之大自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論人君之德能致元亨之治也唯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

纂註 郭氏雍曰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而初九最為卑遠者故獨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集解

程子曰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

纂註 程子曰壯大之車重積載之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集解

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集解

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

纂註 雷氏曰德積則厚故可以任重中則不滿而有

公用

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集解

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眾以為王之屏翰豐植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為己之私民眾財豐則反擅其富彊益為不順是大小有則為害

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集解

○音訓哲陸氏曰

明之始故能辨其理之必至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集解

同音徐李之世反又作哲字鄭本作帶云讀如明

集解 程子曰能不處其盛

星哲陸績作逝虞作折晁氏曰徐李劉遵作哲

集解 而得无咎者蓋有明

辨之智也哲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

纂註 都氏曰辨者

谷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朱子曰哲明貌

纂註 察治之謂哲

者別白之謂○蔡氏曰居離

明之始故能辨其理之必至

曰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集解 程子曰

謙亨君子

有終

附錄

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

益光故有終

謙取畫在三陰小畜取畫在四特陰陽之畫不同耳

陰之下其位非宜故名之謙

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為謙

而處上卦三陰之下此所以為謙也

勞有震之動而又承坤之重盛德如此安止不遷謂之君子有終宜哉

初

通志堂

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

謙亨君子

有終

附錄

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

益光故有終

謙取畫在三陰小畜取畫在四特陰陽之畫不同耳

陰之下其位非宜故名之謙

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為謙

而處上卦三陰之下此所以為謙也

勞有震之動而又承坤之重盛德如此安止不遷謂之君子有終宜哉

初

通志堂

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集解

程子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

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眾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朱子曰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蔡氏曰處謙之下故曰謙謙惟謙是務而不知進修之理失其所謂謙矣用涉大川求進也大川前互坎象○楊氏時曰謙之為德天地神人所共與用是而往雖涉險難无不濟矣故吉○蘭氏曰用涉與利涉不同用涉自我用之不若利之无往不濟也○王氏安石曰利涉其才其時利於涉耳用涉用此以涉然後吉也○雙湖先生曰涉川貴於遲重不貴於急速用謙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失一故吉後登舟亦有先登岸之利謙固自多

也利六二鳴謙貞吉**集解**程子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朱子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故

附錄朱子語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貞則其占如此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

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朱子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故

其占如此故**附錄**朱子語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貞則其占如此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

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朱子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故

其占如此故**附錄**朱子語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貞則其占如此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

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朱子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故

其占如此故**附錄**朱子語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貞則其占如此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

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朱子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故

其占如此故**附錄**朱子語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貞則其占如此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

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朱子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故

其占如此故**附錄**朱子語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貞則其占如此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

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朱子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故

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集解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眾

上為君所任下為眾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

朱子曰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纂註**鄭氏剛中曰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如手足禹之胼胝可見艮為手互震為足坎為勞手足服勞君子効力○雙湖先生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為成卦之主文王彖辭唯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

他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要其吉耳○王氏宗傳曰舜之賢禹也而曰濟水微子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六四无不利撝謙

集解

同馬云撝猶離也鄭作宣晁氏曰京作揮

同馬云撝猶離也鄭作宣晁氏曰京作揮

同馬云撝猶離也鄭作宣晁氏曰京作揮

同馬云撝猶離也鄭作宣晁氏曰京作揮

同馬云撝猶離也鄭作宣晁氏曰京作揮

程子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眾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為謙也為施布之象如人手之為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朱子曰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

附錄 朱子語為謙言發為其謙蓋四陰位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纂註 都氏曰為去三之承已而辭遜以為謙者也蓋德視己為懋才視謙淵已為高功視己為多而位猶在己下能辭遜以為謙而不敢當其承己之禮也○袁氏曰先曰无不利而後曰為謙非因為謙而後无不利也○郭氏雍曰四有近君之權能為而不有以尊勞謙之臣可謂得謙之道而无過

○雙湖先生曰六四下乘

艮體亦有用手撓散之象

利 ○音訓侵陸氏

集解 程子曰富者眾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朱子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眾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

纂註 郭氏京曰六五利用征伐象曰利用征伐驕逆之人故上文言利用行師征邑國是也其侵奪之義皆是越己之分乃謂之侵實非君上之所行○林氏栗曰承乘皆陰不富之象不富而能以其

謙者其志同也○蘭氏曰五謙之主主人主執謙而尚有負固不服者則當侵伐之蓋指九三也自本文言之則勞謙之君子自六五言之則為有功剛過之臣三陰同志而征之故无不利○馮氏當可曰三以孤陽處眾陰之中有疆梗不服之象○鄭氏剛中曰謙者人君之盛德然過則下慢而威不立卦五又言謙唯六五不言者聖人慮其過也○馮氏精曰潛師曰侵聲罪曰伐又曰五陰之卦復利以本末言也比大君也在二而得中者師也上進則為謙為豫皆不得中故豫柔利行師而謙五上皆有侵伐行師之象也九三一陽據乎二陰之外止而不進有自擅諸侯如春秋伯者之象與大有九三之公用亨于天子者異矣自君子言之則為有終自公侯言之則為異志易之取象不可以執一求也无不利云者侵利也伐亦利也柔服亦利也然五以君討臣伐之可也焉用侵曰彼據艮山之阻而得民未易克也坤眾也陰弱也以用眾則利伐以陰弱則利侵要在必克而已

師征邑國 ○音訓征國今本有邑字陸氏

集解 程子曰六以柔處柔順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志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朱子曰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

附錄 朱子語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曰坤為眾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作面說祇叔重問程易說利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

通志堂

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六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纂註 耿氏曰鳴矣而不應其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以勝之故曰利用行師○蘭氏曰三己之應猶己之邑國也○雙湖先生曰謙一卦六爻下三爻皆吉而無凶上三爻皆利而無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而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也自二至上有師卦體故五上言侵伐行師邑國坤象九二介乎坤體之中故有邑國象○馮氏曰鳴己之謙所以聲三之罪夫三之罪何也昵於近而不上應也在他卦則應爻所歷陽為之隔而陰無隔陽之理唯五陰同應一陽則近者相得而遠雖正應亦不相應如豫之初六皆是也又曰五大君也以謙治天下者也故以其鄰侵伐而不利此天子率諸侯以討貳者也上入臣之高位也以謙治其邑國如魯定公之墮郈墮費是也又曰同人夫有五陽一陰故謙豫五陰一陽亦反對之卦義也然同人夫有一陰在二五之中謙豫一陽在三四之中陰陽升降之象也正猶師比畜履之序特五陰一陽五陽一陰相反耳大有則滿盈故次之以謙也

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音訓裒陸氏曰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將云取也

宇書作倍廣雅云倍減也

集解

程子曰地體卑下山之高而在地中卑稱陸尺證反施陸始鼓反

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緼其崇高也若言崇高緼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尊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朱子曰以卑緼高謙

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

附錄

程子語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

以自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羅氏拾遺○朱子語中其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淵問裒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易說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必罰无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舍容曲直是非兩无所聞似聞聖意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切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切有感也蓋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易所謂遏惡揚善順天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或申封事

纂註 馮氏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謙之象山高也今降者益之裒多者以益寡者俾小大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柔與六爻全无此意○史氏曰稱即後世稱字乃權衡也○蔡氏曰多者取之寡者益之稱物平施使之各歸其中而已取地卑而不卑山高而不高之象○雙湖先生曰地雖卑而多山雖高而寡今地中有山有裒多益寡象乃稱物平施也一陽在中

象傳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

○音訓齊陸節細反上陸時掌反

集解

程子曰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處卑所

盈而益謙

○音訓虧盈陸氏曰馬本作毀盈

集解

程子曰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

附錄

地道變盈而流謙

○音訓盈陸氏曰馬本作毀盈

集解

程子曰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音訓福陸氏曰京作富

集解

程子曰鬼神謂造化之跡盈而福謙者福祐之

人道惡盈而好謙

○音訓福陸氏曰京作富

集解

程子曰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

凡過而損不足

而益者皆是也

附錄

朱子語變盈流謙楊子雲言山殺瘦增澤高此是

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

而勸謙也惡鳥路反好呼報反

附錄

朱子語鬼神言言福是有些造化之

說箇吉凶字並淵問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夫

鬼神是造化之迹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先生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

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時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外尚之蓋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又於

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賀孫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

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

理又問或有不如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握

不定了又曰莫之為而為他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

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

纂註

李氏曰虧盈以氣言變流以形言言言福以理言

夏寒便是失其常理淵

好惡以情言○林氏栗曰觀諸日月則見虧盈

之氣考諸山川則見變流之形驗諸災祥則知禍福之理稽諸毀譽則知好惡

之情○馮氏椅曰復舉天地因及鬼神與人以推廣謙所以身之意○郭氏雍

曰四者非有心於如是其道自然故皆曰道○蔡氏曰下濟而光明也良有

光明之象故良之柔曰其道光明謂良陽止乎上陰不得而掩之故光明卑而

上行坤也虧盈益謙以日月陰陽言變盈流謙以山谷川

澤言寧盈福謙以災祥禍福言惡盈好謙以子奪進退言

謙尊而光卑

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集解

程子曰謙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

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朱子曰變

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

此君子所附錄朱子語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

以有終也附錄

朱子語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

之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

如古之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

鄭氏汝諧曰方謙之始自處於卑下而已及要其終則尊者愈光卑者不可踰

所謂君子終也○馮氏椅曰不可踰有良山也○林氏栗曰尊卑皆不可踰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四

十一

謙尊而光卑

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羅氏拾遺○朱子語問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

纂註 丘氏曰二與上皆曰鳴謙以有感乎三也然柔近剛則先得乎剛二比三近也故中心得上應三遠也故志未得

經 坤上 震下 **集解** 程子曰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安和說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開一作開潛於地中

附錄 程子語豫者備豫也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音訓豫陸氏曰餘慮反悅豫也備豫也馬云豫樂也震宮一世卦

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兆民悅服兵師之興眾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朱子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九四一陽上下應

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 **附錄** 朱子語建侯行師順動之大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纂註 李氏舜臣曰豫者和豫之謂震陽出于地上發散生育萬物皆因之以和豫故也震陽為和豫之主眾陰聚而歸之有建侯行師之象○蔡氏曰侯震也震長子有君道也利建侯亦取震象師坤也易言用師皆取坤象○王氏大寶曰利建侯所以備豫也利行師所以飭豫也豫以和樂主義和而不

備則乖戾隨之故有備豫之義和而不飭則驕怠生焉故有豫怠之義 洪氏曰卦一陽主五陰亦有比建侯互體○雙湖先生曰必曰建曰行命自天子出尊者之心可見○郭氏雍曰周卦同姓五十而天下不以為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下不以為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丘氏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程子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朱子曰陰柔小人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 **附錄** 朱子語叔重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亦自好但初六時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六自不好怎奈何時舉 **纂註** 王氏大寶曰凡物情動而求匹則鳴○馮元由進故先鳴以求應然陽唱陰應乃為常理陰先鳴是以凶也○熊氏曰謙九三為卦主上與之應故鳴謙九四為卦主初與之應故鳴豫皆陰感乎陽而鳴者也○雙湖先生曰豫初六即謙上六向也鳴謙今也鳴豫皆蒙卦內有震卦善鳴象然鳴謙猶有行師之利鳴豫直凶而已信矣豫之不可沈溺如此

初六鳴豫凶 **集解** 程子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朱子曰陰柔小人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 **附錄** 朱子語叔重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亦自好但初六時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六自不好怎奈何時舉 **纂註** 王氏大寶曰凡物情動而求匹則鳴○馮元由進故先鳴以求應然陽唱陰應乃為常理陰先鳴是以凶也○熊氏曰謙九三為卦主上與之應故鳴謙九四為卦主初與之應故鳴豫皆陰感乎陽而鳴者也○雙湖先生曰豫初六即謙上六向也鳴謙今也鳴豫皆蒙卦內有震卦善鳴象然鳴謙猶有行師之利鳴豫直凶而已信矣豫之不可沈溺如此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音訓介陸氏曰音界纖介古文作矦石聲晁氏曰矦翻作介纖也 **集解** 程子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致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眾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朱子曰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弱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附錄 程子語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 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絢理素定然後能見幾而作不明乎理何幾之能見○朱子語介于石言兩石相磨而出火之意 **纂註** 項氏曰凡物之兩間為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淵 **集解** 介介所以分也許氏說文介分童也當豫之時五弱四強人莫能分六二辨去就之分如介于石間斷然易識不待事成故吉○張氏汝明曰石互艮象○馮氏樹曰豫九四權臣之

象權之所在眾之所趨初其應也則鳴求豫三其承也則吁求豫舉世皆趨四以為說焉知有五君也哉二者五之應人臣在下者也三陰同體則宜同趣況二介其間所宜相挺以進于四而二居中履正知有君臣之分不徇權勢者也知四之不可奪而五之不得應遂與初二如石之不相入翻然而下不俟終日此孔子不脫冕而行者歟內卦為貞故離之三言日昃乾之三言終日二之日故有不終日之象○雙湖先生曰介于石只是分辨明自堅守之意如石不相入之說微別日是以下卦離位取與乾九三終日象同○趙氏汝樸曰或問比豫皆以一陽為卦主而此之諸爻以承應乎陽者吉豫之諸爻以承應乎陽者凶何也曰豫與比反比五乃剛君故欲羣陰之比五而不比者凶豫四乃強臣故不取羣陰之宗四而不宗者吉

六三盱豫悔 遲有悔 音訓盱陸氏曰盱于反盱盱也向云盱盱小人喜悅之貌王肅作紆京作汗姚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旦晁氏曰 **集解** 程子曰六三陰陸績亦作紆王弼亦作盱云盱盱小人喜悅佞媚之貌 **集解** 程子曰六三陰正之人也以不中不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四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朱子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 **附錄** 朱子語盱豫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通志** 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道夫

箕察註

雙湖先生曰初二三離位方成離為目有盱豫象○王氏湘卿曰豫事

馮氏荷曰三四本近而相得然震動而上坤靜而下上下異趣故有此象聖人

警而誨之曰盱豫固悔矣夫去之不勇運戀不去則猶有後悔者○王氏安石

曰有者不必有悔而不能必无之辭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

盍簪 ○音訓由陸氏曰由從也鄭云用也馬作猶云猶豫疑也朋晁氏曰一

鄭云速也坤蒼同王肅又祖感反古文作貸京作摺馬作臧荀作宗蜀才本依

字詰鹿作摺晁氏曰虞作戩云戩叢合也舊讀作摺作宗陰弘道案張揖古今

字說之案摺簪同音一字王原叔謂即詩不寔字祖感反

由一无由字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眾陰說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

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

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

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

慮則一有其字朋類自當盡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

患乎其一无字字一其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

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

也四以陽剛迫一作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

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

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朱子曰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

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

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附錄 朱子語由豫猶言由

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上无為而下佚樂故曰豫此等處孔子分

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捨之而自為說邪大病只是着力安排不曾虛

心玩味耳

箕察註 王氏宗傳曰成卦在此一文○石氏曰一陽為五陰之主四

君也○徐氏曰大剛也一剛而得五柔故曰大有得居位非正故有疑朋謂眾

柔○劉氏曰德雖陽而位則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朋焉○丘氏曰盍合也簪

特太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朱子曰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眾不附而

纂註

馮氏曰貞疾猶曰痼疾也痼猶固也疾自外入者也又

曰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證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證也春秋時不惟周存名號而已齊以諸田疾魯以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疾而无能用者○楊氏文煥曰大凡涉憂則福至耽樂則害生○朱子曰五受制於四以柔弱不可動亦不復安豫矣故此爻獨不言豫○王氏宗傳曰六二貞吉以中且正也六五貞疾以雖中不正也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六五是也○雙湖先生曰六五不正而云貞疾者以雖正如萃五尚有匪孚之悔況不正乎疾可知矣疾下偏於四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音訓冥陸氏曰覓經反馬云冥昧耽於樂也

集解

程子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

王虞云深也又云定反鄭讀為鳴渝陸羊朱反况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自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朱子曰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纂註

雙湖先生曰冥豫謂上六陰爻取陰暗之義也○李氏椿年曰成者

終始之辭○項氏曰上之變為晉晉則无冥暗之咎故曰有渝无咎凡言渝者皆當以變卦觀之詳見訟九四爻下傳曰人之失止渝之无咎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冥豫在上豈亦懼乎成而有渝許其改焉其要在无咎也○郭氏雍曰初六之鳴未凶而言凶也上六之當凶而曰无咎者蓋鳴於終者未必凶鳴於初者馴致凶矣冥於終者變則无咎冥於初者雖變亦有咎○丘氏曰豫以九四一爻為主其位上逼六五有權臣處君側之象故本爻謂之由豫以眾陰由已而豫也在他爻皆以不從四為善初應則鳴豫凶三比則盱豫悔五乘則貞疾恒不死上同震體亦不免於冥豫而後有渝焉惟六二一爻陰柔中正與四无係獨能介于石不終日而貞吉豫之不可溺也如此○馮氏曰人情之逸樂始雖為之猶未敢肆也至於昏冥忘返則安於豫矣是其習成也又曰一陽在柔主之側眾皆趨之惟二中正不隨流俗遠四而知避五雖中而不正近四而相逼二可去而五不可去此吉凶之所以異也然則奈何為九四者固當自任不疑合天下之才以致和豫之治為眾陰者固當以說豫自戒不徇乎四以致君臣之義為六五者又當震厲自彊委任大臣勿使其專以怠豫為戒則聖人設卦生爻之義明矣○徐氏曰豫有三義口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彖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豫備不虞卦爻无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備豫也○蔡氏曰初六說豫也六二先事之豫也六三猶豫也上六逸豫也各自不同然皆因九四而生故九四為豫之主○熊氏曰謙者抑退而不自尊大之稱豫者和悅而有與眾同樂之意謙者九三一陽之盛德豫者九四一陽之大業也

大象傳

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音訓殷陸氏曰於勤反馬云

說文作樂之盛稱殷易殷薦上帝晁氏曰京作隱薦之陸氏曰

集解

程子曰

將電反本又作薦同本或作薦獸名耳非晁氏曰說文无之字
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
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
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
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朱子曰雷
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

附錄

朱子語叔重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
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
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並時舉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詔大武之類否曰是先王作樂無處
不用如燕享飲食之時无不用樂然用樂

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學蒙
萬物萬物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也豫喜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用樂之盛者○潘氏曰樂之為用朝覲聘饗祭祀各有所主唯郊祀上
帝則大合古今眾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
也○郭氏忠孝曰周大司樂以圜鐘為宮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雲門
之舞於地上之圜立奏之圜鐘夾鐘也此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而作樂
崇德其在斯時乎○鄭氏剛中曰四至初有宗廟之象故曰以配祖考○雙湖
先生曰說卦帝出震則震有帝象震者一陽之始生又有祖考象樂亦震象大
抵皆於一陽震起義○東萊呂氏曰履為易中之禮豫為易中之樂○徐氏曰
先王之一動一靜皆禮以奉天從事方雷在地中伏而未發則以之閉關旅不

纂註

司馬公曰雷出地者春分候
也春分之時雷迅出地以動

行而后不省方法其靜也及出地奮而成聲則以之作樂崇德薦上帝而此
考法其動也曰閉曰不行曰不省皆靜之意曰作曰崇曰薦配皆動之意也

彖傳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集解

程子曰剛應謂四為羣
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

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
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眾順所以豫也○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纂註 蔡氏曰剛四也應眾柔也○馮氏倚曰以九四明卦義應謂應五所以
言豫之才順以動豫以卦言豫之德也○雙湖先生曰豫小畜之對也小畜柔
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九四雖不得位應亦當是眾柔應之如蔡氏說今不曰
應剛而曰剛應豈又自取

四應五如馮氏之說乎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

行師乎

集解

程子曰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
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

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
已○朱子曰以卦德釋卦辭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音訓忒陸氏曰
他得反鄭云差也

集解

程子曰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
過差四時之行不忒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

簡而萬
民服也

纂註

馮氏倚曰過平聲日月之行景長不過南陸短不過北陸故分
至啓閉不差其序以順陰陽之氣而動也○鄭氏剛中曰李鼎

祚謂震春兌秋離夏坎冬四時位正故不忒震正體坎互體艮伏兌坎伏離坎又為法律有刑罰之象○李氏過曰建侯行師六爻无此意故彖以一卦之德

豫之時義大矣哉

集解

程子曰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言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

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遊嬉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

附錄

朱子語問時與位古易无之自孔也○朱子曰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位然亦有元時義可言者德明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

纂註

李氏

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豫之時義言豫時底道理淵豫隨遊始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隨卦體而贊之初元異義未有有時而无義有義而无用者也要之時義時用共歸於大哉者均所以為推廣之意嘗觀彖辭因論天地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所以廣言之也不如是拘隘而不通矣學易者從義文以探其始從孔子以要其終庶幾知易之道乎○許氏曰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无過不及之謂其言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礙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或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其言此故於時義為難矣夫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矣其言此故於時義為難矣夫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矣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集解

程子曰云初六謂其以陰柔一无柔字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

必驕肆而致一作至凶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集解

程子曰能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為教之意深矣

也集解

程子曰自處不當失中正是以進退有悔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集解

程子曰由已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集解

程子曰貞而疾由承剛為剛所乘亦曰志大行也

上何可長也

集解

程子曰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集解

程子曰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

通志堂

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附錄 朱子語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

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却是若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

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節 **隨元亨利貞无咎** 從也震宮歸魂卦 **集解**

程子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

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

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

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朱子曰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

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一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

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同其通易矣故

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

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案四德雖非本義

然其下云云深 **纂註** 馮氏精曰震動而兌說隨之所以元亨也元者震也蓋

得占法之意 **纂註** 乾之一元來為動之主是以亨也九五正中當位所謂

利貞也○李氏舜臣曰成隨二卦皆男下女者也成少男少女陰陽之氣相等

而相應故謂之成隨長男少女陽壯於陰可以相制而陰自隨之故謂之隨君

子體陽剛之德以立斯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

而我反隨物此所以出而應世雖无心於致人而自得一世之說隨也○雙湖

先生曰案男女相重之卦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未

濟凡十八卦取男女室家義者惟咸恒漸歸妹四卦成二少婚姻之禮恒二長

无不包罩使策婚姻得隨亦可謂吉矣此但發易取男女例也 **初九官有**

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音訓官陸氏曰蜀才 **集解** 程子曰九居隨

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

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

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

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

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朱子曰卦以物隨為

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

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 **附錄** 朱子語問初九官

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附錄** 有渝貞吉官是主

守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 **纂註**

變了出門交有功却是變祇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淵 **纂註**

項氏曰官主也初九為一卦之主以乾之上九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

六本皆不正因變得正遂有動說之象故曰官有渝貞吉此一句論卦之始變

二爻相易此隨之本也○蔡氏曰門二也○徐氏曰二居中得正初隨之而不

失其正則有功也○雙湖先生曰屯卦爻皆稱震為侯則官亦震一陽象矣○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四

愚案長為門闕初九居互艮之下有出門之象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程子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

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

在一作居上丈夫也二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无也字

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

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朱子曰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

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附錄朱子語小子失纂註雙湖先生曰聖人繫

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附錄夫程傳是淵纂註交偶見一卦三陰三

陽各有隨係下四爻自為一節取象上二爻又自為一節取象小子丈夫只是

指初與四初陽在下為小子四陽在上為丈夫二與初比而相係故失四之丈

夫三與四比而相係故失初之小子二與三皆不論應大槩三陰各隨三陽皆

是陰陽之情近而相得則相係二係初三係四上係五皆以近而相隨也相隨

則相係矣或曰與本義小異如何曰胡潛齋解述此爻凡七家皆與本義不同

愚只易一字謂失丈夫為失四耳不論應者以六三亦不應之可論也○楊氏

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

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者職此之由也

六

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集解程子曰丈夫九

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

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

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

也四亦無應無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

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

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

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一无必字得者乃正士君子之隨也○朱子曰

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

而己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纂註馮氏曰六二中正而謂

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纂註之小子何也易之取象自

本爻言之不計二之德也雙湖先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

生曰六三不正故戒之以利居貞

以明何咎集解程子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

恩威一出於上眾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

唯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

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一无於字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

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

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

重而无專強一作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

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朱子曰九四以

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

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纂註馮氏曰九五以剛明中正為隨之

答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纂註主一世之人所宜隨之也然六位之

次以一隨二以後隨前不至於四不能達五也故震之三爻俱動而進惟四之

隨使四認以為已所獲私擅於下以是為貞无乃權太過而取凶乎惟其與五

通志堂

二十四

同德相孚在於率之以隨五以盡事君之道使上下昭然皆知其道在此而无
 他疑焉則何咎之有○郭氏雍曰六三隨有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
 得人之隨為獲也○馮氏曰我求人而得所隨惡乎詭遇也故因下卦之終戒以
 以居貞人隨己而獲所隨惡乎擅為己有也故因居上卦之初失位戒以貞
 凶○丘氏曰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行故其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
 四所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雙湖先生曰四不貞而云貞凶者蓋謂
 雖貞猶凶況不貞乎之意也其戒尤
 深矣諸家解隨有獲小異本義亦通**九五孚于嘉吉****集解**程子曰九
 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
 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朱子曰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
 信于善也占者**纂註**鄭氏汝諧曰昏禮曰嘉嘉耦曰配易之嘉皆配也二與
 如是其吉宜矣○雷氏曰以中正之德在位乃能信善不信邪○程氏
 者有一不孚隨者疑矣○馮氏曰以中正之德在位乃能信善不信邪○程氏
 曰有嘉美之德者九四也九四以剛德相孚宜孚之者也故九四所孚在道本
 爻所孚于嘉○馮氏曰嘉之為言中心相好之謂也妃曰嘉耦婚曰嘉禮禮
 曰嘉會然則九四有孚于九五者蓋其所嘉者也其所嘉者何也居大臣之位能率一
 之人以隨乎君是可嘉也然則四孚于五則曰道五孚于四則曰嘉
 惟其時物而已若謂嘉為六二正應之配則卦有隨義不取應矣**上六拘**
 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集解程子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
 一行作**集解**程子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
 享祭也極如拘持縶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

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
 難去幽來岐幽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
 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
 然在得民一有心字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朱子
 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
 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亨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策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
 則吉也
附錄程子語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
 者其言皆不可如是之固也○朱子語王用亨于西
 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况於鬼神乎之意淵
 西者兌上六之象成兌之主也山者兌有伏艮象又居一卦之上最高之象也
 ○項氏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
 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亨字今獨益作亨讀者俗
 師不識古字獨於亨帝不敢作亨帝也若天子則或以為无享理不知實禮自
 有亨王吉禮自有山川之祭也又曰西山在宗周故國雍州之西今隴西縣諸
 山亭岐山者不出國都亭西山則從其方而祀之○楊氏文煥曰統隨一卦而
 言則五為隨之主以爻言之則三陽為三陰所隨一陰係一陽有兩兩相隨之
 義然陽不正則詭隨陽先而陰隨正也陰先而陽隨非正也○雙湖先生曰以
 卦體言震動而兌隨是以兌隨震也以六爻言初二三四上皆隨五者也分陰
 陽而後能立之象如是則一卦取象陰隨陽之義又多也○龍氏仁夫曰艮坎
 皆北方幽陰卦乾鑿度云艮為鬼門朱子嘗云坎有鬼神象天文志斗為天廟
 通志堂

危主廟堂祭祀斗艮丑寅位之星也危坎子位之星也亦其義然坎一陽伏二陰中止為鬼艮一陽儼然尊高宜為宗廟故革渙假廟皆艮象其餘觀盥隨隨升萃既濟享禴雜取坎艮兌為巫主祭祀凡言祭享通取三卦象

嚮晦入宴息 ○音訓嚮陸氏曰木又作向許亮反王肅本作鄉程子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

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朱子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行已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嚮晦則宴息也更有甚義安節○朱子語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意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

纂註 馮氏曰雷發聲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方之兌由震而兌自明嚮晦出於明者至晦而入也勞者宴作者息矣所以用隨也天地之隨為晝夜為寒暑為古今君子之隨為動息為語默為行藏一晝一夜之頃而動息隨之況於消息盈虛之大者乎○項氏曰震朝氣也兌暮氣也春入於秋歲之暮也卯入於酉日之暮也木入金鄉則絕雷入澤中則整人

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義○黃氏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

象傳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

說隨 ○音訓下陸遐 嫁反說陸音悅 **集解** 朱子曰以卦變 剛來者皆一陽自乾來

而交坤所謂柔來者皆一陰自坤來而交乾震以乾之陽剛來下坤柔故兌柔以喜隨之作易者蓋因震下兌上觀象而得之又曰嘗稽之古今參之物理未

有體陽剛之德而不能率一世以隨我者而況從而下之者邪○雙湖先生曰案諸說卦變自否來雖異本義說自通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音訓大亨貞陸氏曰木又作大亨利貞而天下隨時字乃有之字說之案王肅陸績作天下隨之意自可見也 **集解** 程子曰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一有以字大亨而得正能

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朱子曰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 **纂註** 郭氏京曰大亨利貞 **隨時之義大矣哉** ○音訓隨下之所從也 **纂註** 貞大亨下脫利字 **隨時之義大矣哉** 時之義陸氏曰王肅本作隨之時 **集解** 程子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

義晁氏曰案王肅得之 **集解** 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

通志堂

時義是兩事一作與豫等諸卦不同時與義是兩

附錄 程子語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

則適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狗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編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只歸之自然則纂註楊氏時曰夫趨變无常各當其可非夫可與無觀更无玩蹟並入關錄纂註權者其孰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蔡氏曰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而聖人制作又當隨天下之時禮樂法度始於伏羲成於周者豈聖人知慮有所不及哉此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

集解

張氏曰初九震動之主上應於兌者也耳目之官將變動而從物之時也惟守正則吉

程子曰既有所隨而變必有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纂註南

係小子弗兼與也

集解

程子曰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弗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纂註李氏過曰上隨九四係丈夫也下舍六二失小子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

集解

程子曰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弗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纂註李氏過曰上隨九四係丈夫也下舍六二失小子也

孚在道明功也

集解

程子曰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也

表氏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馮氏曰明功謂明之功如此王氏安石曰明故有功

吉位正中也

集解

程子曰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乎誠所隨者正中也

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拘係之上窮也

纂註

耿氏曰天下皆隨而不能不從矣

集解

程子曰隨之固如拘係一无係字維持一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集解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朱子曰窮極也

致元亨也盡之大者濟時之

附錄

朱子語血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蠱教他自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

唐之衰弄得來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當復故言元亨淵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

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便无天道了所以承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用則蠱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蠱○

李氏曰器陳則蠱穀腐則蠱事情則蠱蠱為敗意○馮氏曰醫家病水與氣血者皆謂之蠱又曰卦取象不一端巽在下舟之象艮之四五中虛乘木舟虛

之象自初至四坎水之象舟實則溺虛則濟故為利涉也○李氏舜臣曰巽為木乘木往濟利涉大川象○雙湖先生

曰利涉大川亦取互體震木行兌澤象

薦反柔同後陸

胡豆反柔同

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

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道

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

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

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

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朱子曰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

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

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

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

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

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附錄 程子語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

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巳春夏生物之

剛下頭底只管要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下卑巽而上苟止安得不蠱舊聞

趙德莊如此說必大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

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

亥之類

纂註 程子曰案馬融云震在東艮在東之北巽在東之南而蠱上艮下

巽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獨見於蠱詳觀此言以後天八卦言也震居正甲之

位巽艮居其後先蠱巽下艮上而三至五互震巽三爻恰在震甲之先艮三爻

恰在震甲之後故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先後三日究其弊之始終則所以

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音訓有子考无咎陸氏曰絕句周依馬王肅以考絕句

多惟此蠱通○郭氏雍曰復稱七日自始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也臨稱八月

復經六爻至道六二而八也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先甲言蠱之先也弊之始

而新之終也至中則大弊矣是為蠱也不治之時也後甲三日蠱之

後也弊之終新之始也至中則大新矣是為蠱之反也治之時也

初六幹

集解

通志堂

程子曰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
 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
 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兢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
 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一无而守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
 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
 也○朱子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父
 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
 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成則終吉
 也

附錄

朱子語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
 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問程傳云初居內
 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父皆以子幹父
 蠱為言切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它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父
 皆可通矣先

纂註

都氏曰考言其成德也必幹其蠱必考其成故言无咎則
 生曰是潘栢稱考也○司馬公曰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謂子能
 蓋父之愆臣能掩君之惡秦皇漢武奢泰驕暴相去无幾始皇以胡亥為子李
 斯為臣不旋踵而三國天下後世之惡者必歸焉武帝得昭帝以為子霍光以
 為臣而國家又寧後世稱之為明君故必有子然後考得无咎○南軒張氏曰
 艮止於下巽順於上无為而尊於上者父道也服勞而順於下者子道也故蠱
 多言子幹父事○呂氏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也幹者以身任其事不敢避
 也以子之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其任事為功故初終書
 三元咎五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集解

程子曰九二陽剛為六
 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

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
 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
 輔導之使得於義一有母字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
 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遠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
 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
 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
 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
 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
 義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
 蠱之道也○朱子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
 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
附錄 朱子語幹母之蠱
 伊川說得是栢
纂註 孔氏曰居內處中幹
 母事也○蘭氏曰晉
 六二王母亦謂六五也○馮氏椅曰上九陽剛在上在蠱之時而位不當父之
 蠱也然世固有父喪而母任家事者以眾子在而母總其事也故六五以陰柔
 為一卦之主而取象於母蠱焉諸爻不取此義而獨於九二言之者以其正應
 在下又取乎內有陽剛之才能幹者也又家事之敗或由婦人亂政而其才子
 能飭之亦為幹母之蠱○李氏椿年曰母柔子剛於義為得然而不可以為貞
 也有母在而以剛行之有時而違拂矣○雙湖先生曰二不正故謂九不可以
 為貞也柔順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集解 程子曰三
 乃貞耳戒辭
 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剛在巽
 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

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

善事親也○朱子曰過剛不中故小有悔異體得正故无大咎

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為臣是諍君之臣以此為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

之名故小有悔然不陷君父於不義故无大咎○蘭氏曰三剛太過不免小有

悔然時方蠱壞非剛過之

才不能以濟故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音訓裕陸氏

曰羊樹反馬云

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

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為寬裕以

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

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

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華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

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

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錄

纂註 劉氏彌邵曰強

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

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特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

蠱邪○馮氏荷曰不曰往吝而曰往見吝吝在彼○劉氏曰上為

外之主四與五承之故皆以父言○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

應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毛氏曰九二之統失之

故悔本爻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

亂興亡之幾也○雙湖先生曰三四五互離位為見吝吝於人者人以我為吝

也○晁氏曰裕益也秦二世以就始皇宮室為孝衛州吁以修先君之怨為孝

王氏湘

解曰以

音訓裕陸氏

曰羊樹反馬云

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

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為寬裕以

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

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

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華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

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

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錄

纂註 劉氏彌邵曰強

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

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特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

蠱邪○馮氏荷曰不曰往吝而曰往見吝吝在彼○劉氏曰上為

外之主四與五承之故皆以父言○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

應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毛氏曰九二之統失之

故悔本爻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

亂興亡之幾也○雙湖先生曰三四五互離位為見吝吝於人者人以我為吝

也○晁氏曰裕益也秦二世以就始皇宮室為孝衛州吁以修先君之怨為孝

皆裕蠱也裕者長其惡也○程氏曰裕益也裕父

之蠱與逢君之惡義同非准不能幹又從而裕之

六五幹父之蠱用

譽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

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

善事親也○朱子曰過剛不中故小有悔異體得正故无大咎

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為臣是諍君之臣以此為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

之名故小有悔然不陷君父於不義故无大咎○蘭氏曰三剛太過不免小有

悔然時方蠱壞非剛過之

才不能以濟故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音訓裕陸氏

曰羊樹反馬云

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

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為寬裕以

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

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

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華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

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

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錄

纂註 劉氏彌邵曰強

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

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特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

蠱邪○馮氏荷曰不曰往吝而曰往見吝吝在彼○劉氏曰上為

外之主四與五承之故皆以父言○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

應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毛氏曰九二之統失之

故悔本爻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

亂興亡之幾也○雙湖先生曰三四五互離位為見吝吝於人者人以我為吝

也○晁氏曰裕益也秦二世以就始皇宮室為孝衛州吁以修先君之怨為孝

王氏湘

解曰以

音訓裕陸氏

曰羊樹反馬云

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

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為寬裕以

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

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

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華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

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

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錄

纂註 劉氏彌邵曰強

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

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特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

蠱邪○馮氏荷曰不曰往吝而曰往見吝吝在彼○劉氏曰上為

外之主四與五承之故皆以父言○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

應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毛氏曰九二之統失之

故悔本爻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

亂興亡之幾也○雙湖先生曰三四五互離位為見吝吝於人者人以我為吝

也○晁氏曰裕益也秦二世以就始皇宮室為孝衛州吁以修先君之怨為孝

皆裕蠱也裕者長其惡也○程氏曰裕益也裕父

之蠱與逢君之惡義同非准不能幹又從而裕之

六五幹父之蠱用

譽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

王氏湘

解曰以

音訓裕陸氏

曰羊樹反馬云

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

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為寬裕以

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

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

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華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

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

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錄

纂註 劉氏彌邵曰強

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

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特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

蠱邪○馮氏荷曰不曰往吝而曰往見吝吝在彼○劉氏曰上為

外之主四與五承之故皆以父言○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

應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毛氏曰九二之統失之

故悔本爻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

亂興亡之幾也○雙湖先生曰三四五互離位為見吝吝於人者人以我為吝

也○晁氏曰裕益也秦二世以就始皇宮室為孝衛州吁以修先君之怨為孝

皆裕蠱也裕者長其惡也○程氏曰裕益也裕父

之蠱與逢君之惡義同非准不能幹又從而裕之

六五幹父之蠱用

譽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

王氏湘

解曰以

音訓裕陸氏

曰羊樹反馬云

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

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為寬裕以

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

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

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華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

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

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錄

纂註 劉氏彌邵曰強

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

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特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

蠱邪○馮氏荷曰不曰往吝而曰往見吝吝在彼○劉氏曰上為

外之主四與五承之故皆以父言○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

應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毛氏曰九二之統失之

故悔本爻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

亂興亡之幾也○雙湖先生曰三四五互離位為見吝吝於人者人以我為吝

也○晁氏曰裕益也秦二世以就始皇宮室為孝衛州吁以修先君之怨為孝

皆裕蠱也裕者長其惡也○程氏曰裕益也裕父

之蠱與逢君之惡義同非准不能幹又從而裕之

六五幹父之蠱用

譽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

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
 安於不求知一无知守者有清介自守不胥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
 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
 也○朱子曰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語不事王侯元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麼柄問蠱傳知止足之道退而
 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
 不能做底陳淳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何如曰有此象則其
 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
 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
 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
 終无所事之象○林氏栗曰王五也侯三也在五之上不應乎三不事王侯之
 象也○馮氏椅曰微子箕子比干之徒致其身於商之末造而太公伯夷獨居
 於東海之濱者也○丘氏曰蠱者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變自泰來上九本乾初
 進而至於極尊之位為父六五本坤體附父而處於次尊之位為母故六爻取
 家事為象上為父故本爻不稱父而他爻言父五為母故本爻不稱母而他爻
 言母下四爻則皆子也然子幹父母之蠱惟剛柔相濟者為善初爻柔位剛故
 无咎二爻剛位柔故得中三爻位俱剛過於剛者故小有悔四爻位俱柔過於
 柔者故往見吝此四位剛柔之異而得失之判也然五上爻以家事言則上為
 父五為母眾爻為子以國事言則五為君下四爻為用事之臣上一爻為不事
 之臣觀下五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矣
 ○李氏舜臣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焉操巽之權而行其所
 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故也○雙湖先生曰嘗

謂蠱以父母取象者家之蠱乃前人已壞之事卦之蠱由巽艮而成則巽艮有
 父母致蠱之象矣爻則逐爻取義以上爻為父五爻為母又自五以下皆以子
 幹蠱為言然諸爻中幹父者凡四幹母者惟一固以見父之事多母之事簡又
 可以見母道巽順猶為未害父乃止而不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易之示訓
 多在言外愚故表而出之
 以警天下之為人父者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

育德 ○音訓振陸氏曰舊之慎反濟也師讀音真振振仁
 厚也育陸氏曰王肅作毓古育字晁氏曰案毓古文
 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
 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朱子曰山下
 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
 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
 為學良佐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
 事惟此二者餘无他為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為己為人莫不作治已治人
 ○朱子語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
 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錄振民有風之象育德
 有山
纂註 李氏舜臣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飭蠱
 之象
 為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於山故蒙亦曰果行
 育德○王氏宗傳曰於民務振作其氣使力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无廢惰自
 安之人於已務涵養其德使
 日新又新无逸豫自止之意

彖傳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集解 程子曰山
 下有風風

附錄 程子語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
 後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

通志堂

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集解程子曰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

其所任則不勝矣集解程子曰幹父之蠱而用有輔之以剛中之德也集解今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集解程子曰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

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五

後學 鄱陽董 真卿 編集

經 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

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一作迎相臨者莫若地與水

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曰如字坤集解程子曰以卦才言也臨之道附錄朱子語問臨字非特是

宮二世卦集解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附錄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

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集解至于八月有凶集解程

進上則知凡相迫近者皆為臨也學蒙

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

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

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

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安富則驕侈則綱紀壞忘禍

亂則費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朱子曰臨進而陵通於物也二陽浸

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

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

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

通志堂

亦臨之反對也。附錄 程子語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避也當其剛浸長

又因占而戒之。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避二陰之月陰長陽消之時後說自泰至觀二陽

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

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纂註 蔡氏曰臨與避反臨為建丑之月則避

時只周正紀之不可知也。爻在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剛柔皆變臨盡消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李氏

舜臣曰陽生于子終于巳陰生于午終于亥故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

極陰生一陰始五月二陰避六月二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

二陽寢長通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寢長通二

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臨

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爻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避臨觀乃陰

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避卦謂

周八月哉且文王演易時猶為商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朔此固不攻自

破獨惟陰陽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

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

理托為萬世戒其意微矣○林氏栗曰諸儒謂八月周建未之月案春秋書王

正月冬十有一月詩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皆夏時也蓋四時之序

十二月之名冬不可為春夏不可為秋所謂三代不相公襲者但以十一月十

二月為歲首耳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王十有一年一月戊午秦漢元

年冬十月是其例也○雙湖先生曰自乾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屯

隨臨无妄革此臨卦元亨利貞二陽浸長之占也然一陽復惟曰亨三陽泰惟

曰吉亨四陽壯惟曰利貞五陽夬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

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通皆利在貞正乎七卦除坤卦外皆一陽

居下可見矣後儒不作占辭惟以四德論以為乾坤後數卦與諸卦優劣不同

故得具四德誤矣若作占辭方知文王偶於此數卦及之他卦未嘗不可用此

也。初九咸臨貞吉 集解 程子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

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

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

各隨其事一作時也○朱子曰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

九剛而得正故。附錄 朱子語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

其占為貞吉。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應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

砥問程易作咸感之象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

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

也。纂註 蔡氏曰咸皆也初與二皆臨乎柔故曰咸臨○馮氏椅曰以卦義言

臨初九九二者也惟其正應而陰陽相感故交相為臨而謂之咸言其交相感

而交相臨也○雙湖先生曰王弼已訓咸為感諸儒因之然而以二陽方長乃

區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徧與皆義見得

陽道廣大公溥而且於立卦命爻之義皆得也○李氏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

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集解 程子曰

爻亦謂之咸陰陽之氣相感也。二方陽

長而漸盛感一作成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朱子曰剛得中而勢上纂註蔡氏曰二與初志同而臨柔故亦曰咸臨○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纂註馮氏曰初與二象同咸臨占同吉而初貞二无不利則異蓋初位卑而不中故取其正二得中而應君故无不利不利言貞位不當也君臣正應以相與故陽之上進牽陰順之所以无不利也

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集解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臨人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一无而字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朱子曰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纂註馮氏曰兌為和說為口舌甘言之象也○虞氏曰兌遷善為教深矣纂註為口坤為土作甘兌口街坤故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无應故憂動成泰故无咎○蔡氏曰爻柔而位不正兌體而迫於剛故以甘說邪佞而臨乎二也然剛長以正又豈甘說邪佞之所利也能順剛長之正理憂懼知變不為甘說之態雖咎亦不長也○丘氏曰此爻見君子得時小人媚說取容之狀○李氏舜臣曰彖以八月有凶警君子爻以既憂无咎戒小人易於君子小人之際用意深矣○耿氏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為甘則无攸利○余氏曰兌本說也其終多變而為吝為嗟所謂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臨節

六四至臨无咎集解程子曰四居上之下與三萃之上可見也

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朱子曰處得其位下應初也相臨之至宜附錄朱子語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无咎者也纂註趙氏乘曰四以陰居陰而應於初陽至而遂順之至臨也○石之至砥纂註氏曰剛勝則柔危柔不失正則得无咎○楊氏時曰四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丘氏曰三四皆陰柔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三乘陽而四應陽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

君之宜吉音訓知陸氏集解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不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朱子曰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纂註南軒張氏曰知臨者豈任察以為明挾暴以為剛乎君之宜吉之道也纂註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而已舜惟能用中于民此所以為大知也○雙湖先生曰位

上六敦臨吉无咎集解程子曰上六居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

剛生明故曰知三四五互離位亦知象

位之地正以在上言○朱子曰居卦之上處臨之
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无所臨却遠去臨二陽三近二陽他處去臨也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
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淵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
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
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小象所謂在內者
非謂在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
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德是謂敦臨○李氏舜臣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故易之爻辭敦復无悔敦良
吉敦臨无咎又曰大凡陽長則陰消消君子吉則小人凶此必然之理臨之二陽
方長而上四陰六三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上六
敦臨吉兩无咎兩吉何也臨下兌上坤說而順剛中而應故也陽方漸長羣陰
順以應之則兩不相傷宜乎下而近者无咎上而尊者吉也○徐氏曰二剛浸
長進逼於柔此雖成卦之體而雜卦又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與者又言上下
相與為臨也爻辭初二成臨此下臨上剛臨柔也三甘臨四至
臨五知臨上敦臨此上臨下柔臨剛也上下相臨所謂與也

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音訓思陸息
○音訓思陸居良
○音訓思陸居良

集解 程子曰澤之上地澤澤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
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
則有一无有字教導之意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
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夫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朱子曰地臨

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
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纂註 蔡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
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

象傳 臨剛浸而長
○音訓浸而長陸氏曰浸子
○音訓浸而長陸氏曰浸子

纂註 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
不頓虧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楊氏時曰臨二陽朋來也浸而長非
暴為之也○李氏過曰一陽
生復二陽生臨剛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音訓說陸音
悅後以意讀之

集解 朱子曰又以此卦德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集解 朱子曰又以此卦德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
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

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為說說乃和也夬
柔云決而和○朱子曰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附錄 朱子曰
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

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音訓消不久也

集解 程子曰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
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
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
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
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誠使知極
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朱子曰言雖天運之當然

通志堂

公于百九

附錄

朱子語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

纂註

龍氏仁夫曰臨反對為觀乃八月卦一轉則為剝為坤故曰消

小象傳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集解

程子曰未者非遠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

抑亦盜蹠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

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

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

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朱子曰未詳

蔡氏曰命君命謂五也○徐氏曰二剛咸臨有進逼陵躐之勢五柔二剛有君

弱臣強之疑以此相臨豈能遠合自二言之其初未順命也然五以柔中用二

二以剛中應五豈終不順哉聖人以未順命

釋之欲人知以道事君而不苟於從上也

集解

程子曰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

之咎不長也

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

改故其過

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音訓位當也陸氏曰

集解

居下

大君之宜行中之

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

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集解

程子曰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

能用

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

也

徐氏曰臨六五之行中者與師六五

集解

程子曰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

也

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纂註

徐氏直方曰臨上六志在

之初六本非應五臨之上

六亦非應二此可以志論

經

坤下

集解

程子曰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

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

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

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

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

音

司馬會通卷五

五

通志堂

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一作常莊嚴一作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顯然瞻仰之矣願仰望也○朱子曰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願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願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願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附錄朱子語問觀盥而不薦只是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散今乃云觀盥而不薦何也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則才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愛君子兮不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无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學蒙問盥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蓋无這事且如祭祀才盥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清潔之義耳輝問觀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先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時舉問有孚願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願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當以彖辭定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也鉢盥字與灌字不同灌自是以拒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

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事有孚已自願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願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賀孫劉砥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願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願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六爻之觀皆平聲側持曰卦疊艮之畫有門闕重復之象故取象於觀盥滌器盥手也○朱子曰天子迎尸入廟洗手酌獻尸尸以灌地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又曰互艮為手伏兌為澤上為宗廟巽入也○項氏曰盥者祭之初步方詣東榮盥手於洗凡祭之事百未一為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无不陳也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己无為耳非重盥而輕薦也○雙湖先生曰盥取巽潔齊象不薦又取艮止象○鄭氏剛中曰以卦求之自五至二有宗廟之象昭穆相偶太祖之廟居其中故有盥薦之象不特此也艮兌合損上至三宗廟故曰可用享坤艮合萃四至初宗廟故曰王假有廟坎巽合渙五至三宗廟故曰王假有廟鄭康成曰互艮為鬼門又為宮闕地上有木而為鬼門宮闕天子宗廟之象○李氏舜臣曰觀下坤上巽四陰雖長方且坤順巽伏乎二陽之下而

履至尊之位操九五之權則又巽當之巽為風風行草偃密移于天地之間有
 君了在上小人自爾巽順之義此神化之妙有不容言者又曰彖辭於君子小
 人雖不明言而初六曰小人无咎君子吝九五曰君子无咎上九又曰初六童
 曰君子无咎雖略之於彖乃詳之於爻聖人著易之戒其互見如此

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音訓童陸氏曰馬云童猶獨也鄭云稚也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

陽是以一作其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
 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入下
 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
 可鄙吝也○朱子曰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
 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

附錄

朱子語初六童

六二闕觀利女貞

○音訓闕陸氏曰苦規反本又作窺

集解

程子曰二應於五觀

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窺覘之觀耳闕觀之觀雖少見而不
 能甚一作盡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
 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
 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朱子曰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闕觀之
 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

纂註

徐氏曰闕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集解

程子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
 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
 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一作吝
 以能順也○朱子曰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
 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

六三觀我生進退

○齊氏曰二應在五不敢顯視故象窺闕觀非女之正也故曰利女貞禮
 不踰闕貞也六二隙闕有外心矣如女子之貞方能自守蓋深戒之也○惟又
 先生曰易爻有象全體取象者如此卦初童蒙全

附錄

朱子語問六三觀我生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

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
 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
 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
 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
 朵頤是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此說我字與本義不同錄六三

纂註

石氏

曰六三自觀所為也居下體之極在上體之下有進退之象可以進則進可以
 退則退觀我自己所為而已○王氏湘鄉曰生如生涯生計治生營生之生謂
 所作事業也○南軒張氏曰三大臣之位當察其德業所著見者以度其去就
 ○游氏曰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省諸已也度德以就位量能以在官也九五觀
 我生者驗諸此也所以審好惡而察治亂也上九之觀其生則觀其時之設施
 也○楊氏曰三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

已三似
漆離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音訓觀陸氏曰
如字或音官喚反
集解

程子曰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
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
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
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
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
美所宜賓于王朝効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言利用賓于王也古者
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朱子曰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觀進仕也
明居上是有光華者也○王氏宗傳曰觀以遠陽為晦近陽為明○朱氏曰古
者諸侯入見于王以賓禮之士而未受祿亦賓之○馮氏栻曰王九五也賓
如作賓于王家之謂以客禮見王者乃利也○雙
湖先生曰自五以下正互凡兩坤皆王國之象

无咎
集解
程子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
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一作未能免於
咎也○朱子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
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
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德而陰有以化服小人之類也○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
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為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

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
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則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
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則唐武宗之時內之宦者外
之牛黨之徒皆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不敢動一日
事變萬事去矣○雙湖先生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
項氏深為得之當觀之君知此所以自處者有道可也
上九觀其生君

子无咎
集解
程子曰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
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
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朱子曰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
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附錄
朱子語觀我是自
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
類淵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其生是以此
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
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則觀其政教之微惡
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
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无
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
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
則所見愈大邪先生云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
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易說

通志堂

之時也故二爻皆曰无咎以見補過之義○余氏曰初六則小人无咎二則利女貞五與上則君子无咎皆指占者視其人而吉凶分焉○蔡氏曰中字與離同小過與坎同臨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遯與巽同觀示也兼兩爻求之有艮之體二剛在上无所蔽掩有光明以示下也凡觀之道在上為示在下為瞻故五為觀主觀瞻之際惟居高而近則有所見初位最下又遠乎五无得乎示之道也二雖為應而隔三四特闕其所示者也三雖處高位亦隔乎四但能自瞻其所為而已惟四上最近而高故瞻五之光華而上亦瞻五之所為也○魏氏曰切意未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觀字不皆為平聲乎於是聞見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易詩以東漢以前則凡有韻之語亦為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韻切亦不可同日語矣○龍氏在夫曰觀觀兩音六十四卦似无此例只合依卦名並去聲

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陸息井反

集解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

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朱子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纂註 方氏曰風主天之號今施於萬物行於地上至微至幽元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以儉儉如魏則示以禮之類是也
象傳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集解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以觀陸氏曰徐音官

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纂註 徐氏曰大剛也二剛在上下示眾柔故曰大觀在上順巽以卦德言中亦不足以其德元其位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天下有其德元其位
亦不足以其德元其位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集解 程子曰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盟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一作仰觀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朱子曰釋卦辭
纂註 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觀二陽言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顯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矣
音訓 忒陸吐得反神道設教今本有以字陸氏曰一本作以神道設教晁氏曰當无以字
集解 程子曰神道設教神道謂天之神道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密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朱子曰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
附錄 朱子語蓋本謂薦而不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盟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

通志堂

通志堂

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淵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

纂註

欽明 雙湖 先生

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易說
曰觀以坤遇巽成卦必以觀名者自西南角坤右轉至東南角巽拱得南離中
間離為目故有觀義二陽居五上為天有神道之象互艮為冬春之交巽為
春夏之交坤為夏秋之交坤伏乾為秋冬之交又有四時不忒之象九五以陽
剛中正之聖人以神道而施風教四陰皆以柔順巽入聽從於下又有天下服
之象焉夫子嘗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如以玩辭而已无得於
象未足與語此○愚案陸氏釋文為古詩而作而經文多主古易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集解

程子曰所觀不明如童稚乃
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女貞亦可醜也

音訓闕觀女貞陸
氏曰一本有利字

集解

程子曰君子不能觀見剛
陽中正之人道而僅一有

能守闕規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
亦可羞醜也○朱子曰在丈夫則為醜也

也

集解

程子曰觀已之生而進退以
順才且故未至於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集解

程子曰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
績作上賓
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
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
也一无也字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尚志
其志意願慕
賓于王朝也

觀我生觀民也

集解

程子曰我生出於已者人君欲
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

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朱子曰此夫子以義言
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集解

程子曰雖不在
位然以人觀其

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
不可以不在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
謂安寧也○朱子曰志未平
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位為眾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
位然為眾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
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
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其素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語
錄○朱子語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

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无事答呂光祖

經



集解

程子曰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

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
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物則
隔上下不得噬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
口則為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
不得合也一无也字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
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

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其間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洽一作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亨利用獄
○音訓噬嗑陸氏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集解
程子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閒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可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云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朱子曰噬嗑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

纂註
李氏過曰噬嗑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為造化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張氏汝弼曰卦中有坎為刑獄○楊氏時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雙湖先生曰易六十四卦象辭惟噬嗑取象於獄者以上下兩陽而中虛有獄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有獄

囚之象四陽不正互坎為盜陷於囚獄明照而威震動必察情噬之使噬有刑用獄之象嗚呼文王當美里時想演易至此其亦傷无明王在上是以於明王之卦深有感也臣罪當誅兮天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音訓履校氏曰交教反下同馬音教止今本作趾陸

集解
程子曰九居初最下无位者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履之於足是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然懲之於小與初故一有後守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朱子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

纂註
朱氏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蔡氏曰履履也校械也滅沒也趾在下

人所用以行者初象滅趾謂受刑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都氏曰趾言下體之下而行者也耳言上體之上而聞者也○楊氏萬里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誠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雙湖先生曰案趾只取下體初爻不論陰陽噬嗑壯夫皆陽鼎艮皆陰成其拇足大趾亦指初六履亦初象校在足曰履在項曰何獄中物皆蒙坎象坎堅多心木在獄校屬

六二噬

膚滅鼻无咎

○音訓膚陸氏曰方干反馬云柔脆肥美曰膚

集解

程子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

欽明

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朱子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能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附錄

朱子語噬

腹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

纂註

馮氏當可曰一身之表皆為膚○朱氏曰陰為膚剝六四亦取膚象○林氏曰互艮為鼻二乘剛有沒鼻之象○馮氏曰膚皮之表也噬者治獄之人膚向腊肺

囚也爻取噬為治獄之象又取膚為獄囚之象二之滅鼻无咎者指治獄也初之无咎囚可无咎也二三五之无咎囚不得而咎之也中四爻治獄者也初上

囚之始惡怙終者也○李氏過曰以六爻之位言之五君位也為治獄之主四大臣位也為治獄之卿又其下也為治獄之吏頤中之物最大乾肺是也六二

體柔以噬膚之道噬之自傷其鼻然亦无咎也治獄者也故咎不在己○雙湖先生曰膚身之皮膚取互艮象與剝六四象同如馮李說則治獄者噬囚膚而

自沒其膚其義已通若證以初爻履校滅囚趾噬鼻滅囚膚文勢似亦可通

六二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音訓腊肉陸氏曰音昔馬云晞於陽而場於日曰腊肉鄭注周禮

曰小物全

集解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利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

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之時大要噬間而噬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一无而字亦小噬而噬之非有咎也○朱子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

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噬於義為无咎也

屬離為雉日燠之腊肉之象六三位不當以柔噬剛刑人不服反傷之故遇毒

毒次險象四互坎師以此毒天下亦指坎○林氏栗曰腊者肉見於外而骨藏於中以六居三外柔內剛腊肉之象噬之遇骨不期遇其害也外示柔弱中藏

險狠以匿其情姦民也揣其骨而徐齧之故小吝○馮氏曰三剛藏於六柔中故噬而遇毒多凶之象不中正故吝陰小故其占為小吝噬之乃其治獄之職

故无得而咎之故諸爻雖不善亦无咎矣○李氏過曰六三體亦柔見二之傷也

也以噬腊肉之道噬之遂為所毒雖小吝意在去惡已則何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音訓乾陸音干肺陸氏曰縑美反馬云有骨謂之肺鄭云簣也字林云舍食所遺也一曰脯也子夏作脯徐音甫董同晁氏曰說文作食所遺也易噬

乾食揚雄說食從手陸績作肺

集解程子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

一無噬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

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无九字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

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通志堂

○朱子曰肺肉之帶骨者與截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

附錄

朱子語得金束矢之意如何先生云這不見得想是詞訟人獄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先生云這不見得想是詞訟

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底事不敢來又問云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先生云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

纂註

楊氏時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聞者也以一爻言之則刺石之論

肺難噬於腊○李氏過曰頃中之梗正在此爻九四近君治獄之卿諸爻以系噬九四獨以剛噬正如乾肺而九四體剛以噬乾肺之道噬之遂得其情○馮氏椅曰肉之附骨猶四之附九居於離火故為乾肺之象又說卦離為乾卦○馮

雙湖先生曰卦互坎為系離為戈兵又為火故有乾肺象蒙金矢指坎九二象此爻正互坎中爻蘭氏曰九乾之策乾為金也齊氏曰坎為矯輮為木又為弓矯木加金施於弓亦有矢象金矢李季辨引周禮說案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

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束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矢歟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九四不正故戒以貞吉○龍氏仁夫曰案金矢與金梃金車金鉉及黃矢語勢同似

不必引鈞金束矢為義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集解

程子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肺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噬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懼哉一作忘危懼也○朱子曰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肺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

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爻中有此道理大抵才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銖

纂註 林氏栗曰乾肉折肉披筋而燻之似剛非剛似柔非柔噬之則噬不噬不噬也

象離中金剛也○張子曰得黃金者得居中持堅之義○余氏曰金矢黃金不

必泥周禮只是剛直剛中耳○雙湖先生曰五不正故戒以貞猶厲不正乎

然雖厲而无咎者以居位得中故免於咎耳○李氏過曰九四噬嗑既得其情以獄成上于五五柔主以噬乾肉之道噬之乾肉无骨者以柔噬之也得黃金

贖刑也古者金作贖刑如呂刑五刑之贖皆有罰以千錢為差是也九四以剛厲則无咎正如穆王訓夏贖刑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龍氏仁夫曰

案項氏曰噬者除其惡得者取其善噬乾肺之強而收金矢之用噬乾肉之強

通志堂

而收黃金之用聖人之仁如此愚謂聽獄之難久矣繫辭聖人於此深致意焉夫園扉叢棘之間未必皆強梗不肖者居之也而有金矢黃金之屬在焉小則為堂阜之夷吾蓋齊之名卿也大則為郡邸之皇孫蓋漢之英主也使微鮑叔之知人丙吉之長者則遂已矣治獄者其可苟哉周公呼太史而告之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意與噬嗑辭同

上九何校滅耳凶

○音訓何陸氏曰何可反又音河本亦作荷音

同象同王肅云荷搭

晁氏曰案何古文

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朱子曰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胡氏曰居卦之極罪之大者也校加於首而沒其耳所以凶也○毛氏曰以怙終故寄之上九○齊氏曰下互坎體有耳之象○郭氏雅曰初上滅字或以為刑獨孔氏訓沒獲校極其足極大而沒趾何校械其首械大而沒其耳也若以滅耳為刑滅鼻為劓滅趾為腓則上九復不為凶而初二又不為无咎也書注

劓輕刑呂刑腓辟為重故漢斬趾同於棄市方初六小刑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之滅皆非刑也○馮氏當可曰卦有四无咎一吉

一凶治天下至於用獄皆出於不獲已不獲已而為之得免於過咎可也九四之吉以對上九之凶使四不艱貞則其凶如上矣○蔡氏曰噬之用在中故中四爻為噬也初上二爻受噬者也為噬故爻辭皆稱噬受噬故爻无噬辭○丘氏曰初過小而在下故履校滅趾為用獄之始上惡極而怙終故何校滅耳為用獄之終中四爻治獄之人然卦才剛柔不同噬之難易亦異二以柔居柔於象為噬膚易噬者也五以柔居剛剛柔得中於象為噬乾肉比噬膚則難矣

三柔中有剛肉藏骨之象故曰噬腊肉比乾肉又難也四剛中有柔骨聯肉之象故曰噬乾肺肺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此中四爻之別也然二滅鼻三遇毒四艱貞五貞厲者言治獄之道當致謹而不可輕也○雙湖先生曰以全體言九四為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柔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為噬之主與三陰爻同噬之柔爻取象有不同如此爻中稱腊稱乾皆離象故說卦曰離為乾卦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音訓勅陸氏曰取力反此俗字也字林作敕鄭云敕猶理也一云

整

也

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朱子曰雷雷當作雷雷

也

說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問雷雷噬嗑與雷雷豐似一問先生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是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

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道夫

體雷之威以勅法則強梁不敢犯○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為之法之可畏人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用刑○項氏曰石經作雷雷晁公武謂象无倒置者當從石經

不得已而用刑○項氏曰石經作雷雷晁公武謂象无倒置者當從石經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頤

頤中有物曰噬嗑

陸以之反

集解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宗傳曰卦象各有指鼎井大過棟橈小過飛鳥之類遠取取諸物也艮背頤口噬嗑頤中有物之類近取諸身也

噬嗑而亨

雷合而章

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

附錄

朱子語張洽問易柔傳剛柔分者二噬嗑節也何以言剛柔分之意

附錄

曰據某觀之只是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猶均也問易中三陰三陽之卦多獨二卦言之何也曰偶於此二卦

纂註

楊氏時曰剛在下則動柔在上則明動而

明初未章合而後章

李氏過曰人之頤中自有雷電齒剛而舌柔雷之擊搏必與雷合齒之噬齧必與舌俱然後成章

柔得中而

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都浪反易內皆同有異者別出

集解

程子曰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朱子曰以卦名卦體卦德二

象卦變

朱子語柔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

附錄

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嗑中之物測

纂註

朱子曰六

五柔中雖不當位施之用獄則无若柔中之為利矣或曰柔足以用獄乎曰為

人君止於仁不以剛斷稱也

楊氏時曰古之治獄吏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

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

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之意也

雙湖先生曰下體本坤分初柔上而為五上體本乾分五剛下而為初此剛柔分也柔

得中而上行即初柔上而得中也

噬嗑剛柔分而柔得中節剛柔分而剛得中

故於兩卦

發其義

履校滅趾不行也

音訓不行也陸氏曰本或作止不行也

集解

程子曰履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識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

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朱子曰滅趾又有不進於惡

象

之噬膚滅鼻乘剛也

集解

程子曰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

則得宜乃

遇毒位不當也

集解

程子曰六三一无三字以陰居陽

所謂中也

利艱貞吉未光也

集解

程子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成於一作以利

艱貞蓋所以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有強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

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曰未光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

程子曰

集解

程子曰

所以能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五

十五

无咎者以所得其當也所謂當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音訓聰不明也陸氏曰馬云

居中所聞鄭云目不明耳不

集解

程子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

聰王肅云言其聽之不明

集解

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

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

集解

程子曰貴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

朱子曰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集解

程子曰貴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也貴所以次嗑

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貴所以次嗑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

集解

寄反李執府笈反傳氏云貴古

皆被其光彩有貴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班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王肅

集解

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

扶文反云有文飾黃白色艮宮一世卦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自捨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利有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剛得柔大者通矣又六二中正得位无往不通故亨坤柔為質於外而剛往文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之本柔得剛小者利矣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雙湖先生曰小利有收往文王卦變例也孔子彖傳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分明以貴自泰變來謂泰上六來文九二之剛泰九二上文上六之柔則成貴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對朱子又推及損與既濟變來亦有相文之義若謂自噬嗑變貴則小正指噬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嗑六三言八自三往居四九自四來居三謂之小利有收往可也況貴乃噬嗑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之反其象尤近意文王所取或在此所謂小往是也夫子自發柔來剛上相文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謂夫子即文王之說朱子即文王夫子之說則有所未可也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有收往與柔傳並誤作小利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余氏曰本義說卦變專取兩爻相比而相易故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多失正意貴與渙其最著者要當隨地而觀耳至於損益亦是卦變以其不可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用相比相易之例遂止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曰卦體疑皆未然也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足晁氏曰案止古文舍陸音捨象同車陸氏曰音居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鄭張璠作輿後漢時始有居音晁氏曰案車古文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貴飾其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貴也舍車而徒之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義兼於此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貴也是故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一作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義也○朱子曰剛德明體自貴於下為舍非道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象初未入坎體故有舍車徒行象○郭氏雍曰君子以義為榮不以徒行為辱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其義者矣○都氏曰无所乘而行謂之

集解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

徒行凡易之義所乘者在下乘之者在下初在下卦之下无所乘也

六二貴其須

○音訓須陸氏曰如字字從彡從水邊作非鬼氏曰

案須與歸妹六三

集解

程子曰卦之為貴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

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一元於字所附猶言惡不由於貴也二之文明唯其貴飾善惡則係其質也○朱子曰二以陰

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

纂註

朱氏曰毛在頤曰須在三

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貴其須也夫文不虛生

九三貴如

濡如永貞吉

○音訓濡

集解

程子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

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

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貴故戒以常永貞正貴者飾也貴一作修飾之事難乎常

也○朱子曰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

六四貴如皤如白馬翰

如匪寇婚媾

○音訓皤陸氏曰白波反說文云老人貌易貴如皤如董

集解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貴者也

也馬荀云高也鄭云白也又寒案反

永貞纂註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坎象故

之戒纂註曰濡如坎剛中心亨故永貞吉

貴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貴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貴故云白馬其從正應

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雖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

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媾古豆反○朱子

曰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貴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

遂故皤如而其往來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

二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象如此纂註王氏大寶曰皤髮白柔飾於柔陰盛陽衰皤如之象○呂氏曰

志堅行潔終无尤也○姚氏小彭曰商人尚白戎事乘輪與皤皆白色○雙

湖先生曰皤如四之自飾也白馬翰如恐是指三言三之來非寇乃是求婚媾

耳馬取互坎震象亦皆以九三成坎震則馬九三象矣皤翰皆白色凡物之濕

者日乾則白互坎得離故取白象上九白貴亦蒙此義寇亦坎象不言吉凶者

四守正待六五貴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音訓貴陸氏曰黃本貴作世

正應可知矣

東帛陸氏曰子夏云五匹為束二玄三纁象陰陽變陸氏曰在干反馬云

委積貌薛虞云禮之多也及音歲黃云猥積貌一云顯見貌子夏作殘殘

集解程子曰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

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高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

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

欽明

吉也爻爻剪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剪裁
分裂爻爻然束帛喻六五本質爻爻謂受人剪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
而蒙不言吝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貴於人為可吝耳然
亨且功終為吉也○朱子曰六五柔中為貴之主敦本尚實得貴之道故有丘
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爻爻之象束帛薄物爻爻
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附錄

朱子語貴于丘園束帛爻

爻是箇務農尚儉底意爻爻是狹小不足之義以字義考之從水為淺從貝為
賤從金為錢如所謂束帛爻爻六五居尊位却如此崇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
文公漢文帝是也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貴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自貴和東
帛之類都沒了必大問或以爻爻為盛多貌曰非也爻爻者淺小之義凡淺字
爻字皆從爻爻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吝吝者吝不好看
然終却吉去偽貴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爻爻是貴得不甚夫所以說吝兩
句是兩意問貴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貴之象曰雖
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貴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
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曰貴取貴飾之義他日却來貴田園為農圃
之事當貴之時若是鄙吝然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問伊川解貴
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貴三陰皆受貴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
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便能貴人束帛爻爻他解作剪裁之象才艱曲
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
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又近他將丘園
作上九之象束帛爻爻作剪裁分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學蒙

纂註

朱子曰艮為山為果蓏山半為丘而有果蓏園之象○項氏曰艮上

爻為山故中爻為丘園丘園者束帛之所由出○孔氏曰諸儒以為貴飾丘園
之士且爻象无待士之文此則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用
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雙湖先生曰坤為
帛三陰坤體五艮為手九三一陽間之有艮手束帛之象

上九白賁无

答集解

程子曰上九賁之極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
飾也不使華沒實耳○朱子曰賁極反

附錄

朱子語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
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備錄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
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爻爻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
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錄曰賁无咎據剛上文柔

纂註

龍氏仁夫曰艮
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淵

極此有道之賢遺去紛華泊然世外以質素為貴飾者故為无咎之占○朱氏
曰五色本於素五味本於淡五聲本於虛質者文之本也○徐氏之祥曰易上
九三十二爻惟八艮體无凶咎○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貴外三爻艮
體以篤實為貴○項氏曰離主飾艮主白○李氏舜臣曰雜卦賁无色也其白
賁之謂乎夫卦以賁飾為義而初九舍車而徒以示素履於一步之初六束
帛爻爻而躬行素儉之禮於九重之上諸爻所以相賁大率皆清修潔白而非
浮靡之事至於上九白賁則凡世間之色无可觀矣

大象傳

山下有火

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音訓明陸氏曰蜀
才作命折陸之舌反

集解

程子曰山

者草木百物之一无之字所聚生也火在其一无其字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
 光明為貴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
 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一无其字明而輕自
 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
 為戒而貴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
 敢用文以折獄也○朱子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
 大者內離明而外○朱子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
 長止故取象如此

附錄 朱子語問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
 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先生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
 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
 在內不能及它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
 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易說山下有火貴離下艮上內明外止雖內明是箇殺
 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正相似而相反貴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艮下離上故其象不同如此問苟
 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着此象便用
 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
 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子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
 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
 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纂註 蔡氏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
 證已畢而即決之也○備 賁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
 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賁則文飾而沒其情矣○程氏曰離
 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嫌於用明故稱火豐噬嗑稱雷暫明於幽暗之

間不以

象傳

賁亨

集解

朱子曰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

集解

朱子曰

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纂註

陸時掌反

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
 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朱氏曰於柔言來則知剛上者往
 也於剛言上則知柔來者下也○馮氏曰柔自上而來文乾之剛柔陰小也
 所謂亨小指六二也分二之剛上於上而文坤之柔所謂利有攸往指上九也
 今本誤於卦下便添一亨字却於亨字下移一小字置於利有攸往之上錯亂
 文義今當正之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小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則理與象
 不舛謬矣又曰柔不能自亨麗於剛則亨故亨曰小剛不皆利分於上則利故
 利有攸往其下文則因上文以推廣卦義○郭氏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
 句止夫子廣美賁卦有天文之象欲人君取義以理化人審詳天文及人文誤
 然

文明以止及文也 **集解** 程子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
 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
 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賁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
 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
 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不加盛由飾而能
 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
 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

共成貴義而柔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
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上
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
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一作必字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理也
集解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
道也○朱子曰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
道也○朱子曰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天下集解程子曰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一无天字下
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交二象而一无而字成者
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
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
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
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
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
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
頭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
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而柔
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皆云柔退而下居尊位是進而
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貴本是泰卦豈有
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

而成艮離為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
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朱子曰極言貴道之大也
纂註胡氏允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經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
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聖
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雙
湖先生曰文王貴卦柔辭惟曰貴亨小利有攸往蓋指卦中一陰先往而後剛
來以成卦小指陰柔言也今夫子彖傳則曰柔來而後剛上是論卦變不同於
文王矣且其曰剛柔相文曰天人之文是又全發己意彖辭所未有也若是有
不謂之夫子不盡同於先聖可乎以三畫卦論柔來文剛而在離中有人文之
象則上文柔而在艮上有天文之象互震為春互坎為冬而包夏秋於其間有
察時變之象因六二之來而離文明之卦已成又有
化成天下之象焉細玩其辭而卦象昭然可見矣
小象傳舍車而徒

義弗乘也○音訓弗晁氏
程子曰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
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貴守其
義而已○朱子曰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貴其須與上興也
程子曰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
物因其質而貴之
善惡在其質也

纂註袁氏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
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通志堂

纂註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集解

程子曰飾而不常且非正一有則字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

也其貴既常而

纂註

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三柔雖比己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集解

程子曰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一无為字

可疑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

纂註

潘氏曰初四正應始雖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六五之吉有喜

也

纂註

慮終必自合復何尤哉

白賁无

咎上得志也

集解

程子曰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為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

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與它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

附錄

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朱子語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

經

坤下

集解

程子曰剥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專則盡矣故爻則剥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剥於陽故為

則剥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着於地頽剝之象也

則剥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剥於陽故為

不利有攸往

○音訓剝陸氏曰邦角反馬云落也說文云裂也乾宮五世卦

集解

程子曰剝者廢陰一字陽之時眾小人剥喪於一无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

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朱子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

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荷曰剝如剝棗之剝擊也又邦角切割也裂也諸爻以割裂為義或曰王介父

晚悟詩剝棗之義蓋落之也非自落也○雙湖先生曰不利有攸往戒陽也

有挽留一陽意體艮止之象也若一陽更往則剝而為坤陽道盡矣如之何可往哉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音訓蔑陸氏曰莫結反猶削也楚俗削也音訓馬云无也鄭云輕慢也荀作滅

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

進漸消蔑於一无於字貞正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云正

道也一作消云於正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

其凶可知○朱子曰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上五陰載之有牀之象○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實下虛故取以象

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蔑无也貞正也剝于下而自失其正故曰蔑貞陽不可

无也蔑貞凶故戒○徐氏曰初二取剛既遠故皆曰蔑貞○朱氏曰蔑无之也

无君子之正則凶也○李氏舜臣曰陽正陰邪以陰蔑陽故曰蔑貞剝卦陰爻

凡五六三舍羣陰以應上九故无咎六五以宮人之寵待羣陰而殺其權故无

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則居剝之世專以陰剝陽者故三文皆因剝牀而凶是

則聖人雖於陰類當長之時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雙湖先生曰下四陰爻雖因已成之卦繫辭其實各原其初剝陽言之蓋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始之時乎二之蔑貞其遜之時乎但以剝陽為蔑貞不以位論矣三之无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其觀之時乎五之以宮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於觀四別取觀國之光義而於剝五又取率羣陰以受制於陽為利焉至上九直象之以不食之碩果其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

六二剝

辨鄭作辨云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崔焯云辨牀檉也

牀以辨蔑貞凶

薛虞云膝下也鄭符勉反晁氏曰案古文作分今文作辨鄭作辨云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崔焯云辨牀檉也

朱子曰辨牀檉也進而上矣

附錄

朱子語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剝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

纂註

孔氏曰辨謂牀檉也

三剝之无咎

剝之无咎非晁氏曰案京劉荀爽一行皆无之字

集解

程子曰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無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朱子曰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

六四剝牀以膚凶

于反京作簠謂祭器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古亂反徐音宦穿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張氏汝弼曰良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良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張氏汝弼曰良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良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張氏汝弼曰良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良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張氏汝弼曰良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良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張氏汝弼曰良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良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張氏汝弼曰良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良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張氏汝弼曰良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良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張氏汝弼曰良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良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纂註

毛氏曰四屬上體故曰膚○張氏汝弼曰良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良

集解

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

尊位衆陰以次相傳有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馮氏當可曰五陰利陽意極不善至是乃肯為宮人之寵以六五本柔順而得中以幸其下也○楊氏時曰先王之時六宮各率其屬以時進御于王所九嬪掌之御敘于王之燕寢女御掌之而嬪御之職皆列于天官太宰蒞之則燕好嬖昵之私不得干其上矣買魚之象也○項氏曰女治內事雖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御妻五者循序而進以治陰事以當夜時如刺之五陰但用於午未申酉戌之月亦在天道未為不利也若用於陽月以侵發生之事則為厲氣耳此又別明後宮之義以見小人但以此寵之則元害也○南軒張氏曰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為之主不取君義者坤剝遯明夷歸妹旅也非人君所處故无君義○雙湖先生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卦至九月五陰既長謂觀九五不剝為陰不可也特聖人繫爻不言陰剝陽但言處剝之道此便是扶陽抑陰挽回世道之微意雖然亦卦爻本有此象聖人因而發之陰陽消長固有必然之勢人事之盡自有轉移之妙也魚五陰象買一陽象寵待也寵之以宮人如畜之以臣妾柔而服之无不利矣

得輿小人剝廬

○音訓得輿陸氏曰京作德輿董作德車晁氏曰案車古文

集解

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

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一已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一有盡字為坤陽一有復字來為復一有然字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

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利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交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夫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夫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朱子曰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附錄

程子語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无窮者○朱子語上九之象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利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載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害君子則君子云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文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時舉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也荅方士繇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它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已處衆小人托

一君子為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淵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文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今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文蔚陽無可盡之理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又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嘗細考之這一陽不是剝地生來才交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了上面剝一分下而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箇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芽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黃榦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才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雜處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陽生逐旋如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寓揚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反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以所見答皆不合復請問其旨先生云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燼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便見得天地無

休息處時舉九月陰極則陽已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作三廿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成一文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櫻嚴經第一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義剛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十月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是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長人之身自少及老亦莫不然賀孫如人胞胎十月具方成箇兒子陳植剝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夫乾始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答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熹以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然然地雖堯舜之世豈无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无邪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元定不敢以為然也道夫質案註張氏汝弼曰剝自乾變乾為木果下應六故稱碩果○丘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朱氏曰坤為輿為眾良為舍廬象○蔡氏曰君子謂剛輿在下載上謂眾柔

主剛言則一剛在上乘眾陰君子得與象小人眾柔虛在上庇下謂剛主柔言
 眾柔下進利剛小人利虛象○楊氏曰貫魚者眾陰在下之象也碩果者一陽
 在上之象也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集解 程子曰
 艮重於

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地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
 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
 故上一作山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

附錄

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語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
 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位亦安而
 不搖猶所謂本

纂註 蔡氏曰厚下坤象安宅艮象○毛氏曰切謂大衆列立
 固邦寧也備
 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為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也○雙湖先生曰剝者崩頽
 之義五陰自下而上剝一陽將見艮剝為地山剝為地矣山附於地未可言
 剝然以五陰剝一陽言之則有山崩為地之勢故名之曰剝為人上者觀象而
 知所以厚下安宅則又善於用剝者也○司馬公曰基薄則墻頽下薄則上危

故君子厚其下者
 所以自安其居也
剝剝也柔變剛也
集解 朱子曰以卦體釋
 卦名義言柔進干

陽變剛
纂註 郭氏京曰剝剝落也脫落字其落字本與剝字成義若元落字
 為柔也
 義亦不圓○蔡氏曰五柔將變上剛而為柔也○陳氏友文曰
 决柔曰剛决柔此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
 陰賊險狠君子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决小人之欲去

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銷月一不利有攸往
 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瞭然矣

小人長也

○音訓長
 陸丁丈反

集解

程子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
 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

消至於一元於字建成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
 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集解

程子曰君子當剝之時
 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

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
 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
 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

時數尚所以事天也○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纂註 丘氏曰剝言不利
 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戒之使止者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
 長而勉之使行者所以喜君子之來觀聖人利不利之辭則知其為君子發也

○馬氏曰曰順而止之以卦性告筮者觀此之象順小人方長之勢而止之使
 不至為坤盡去君子耳○楊氏萬里曰不利有攸往此君子處剝之道也蓋觀
 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此君
 子治剝之道也○胡氏允曰消者始也息者復也盈者乾也虛者坤也此言十
 二卦之往來皆天道之運行君子尚之者以明剝不終剝而有復止不終止而
 有行也○李氏舜臣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
 之時而不至於吝嗟感憂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也
 不然不憤羣陰之進盡力以抗則必激起其蠱尾之毒甘受其摧剝糜爛之禍

而不可救藥矣。○雙湖先生曰：順而止之，固止小人之進，亦是止君子之去。夫當剝亂之世，一君子在上，止而不去，猶足為世道之福也。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集解** 程子曰：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集解** 程子曰：陰之侵剝於一，作剛陽得以益盛。至於剝牀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則未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朱

纂註 丘氏曰：與應也。陰陽相應，則為有與。困九四應初五，言无與是也。成六爻皆應，則謂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是言當剝之時，在上未有陽以應陰，无以止陰之進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為應，以遏止之，則其心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使，雖為惡，未至如是之甚也。惟其未有與，此剝道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聖人於此，不謂之无與，而謂之未有與，蓋不忍陰邪之害正，而猶冀有人以止之也。其意深矣。亦通 **剝之无咎失上下**

也 ○音訓剝之晁氏曰：多此之字，已具卦中餘例。此 **集解** 程子曰：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 **附錄** 朱子語：夫之九三雖應上六，然曰：君子夬戒耳，剝之六三雖處羣陰之中，然象以失上下明之，而程傳又以呂強當其事，則其心跡亦不相違矣。蓋心迹无可判之理。程書言之詳矣。吾徒所宜深考也。

纂註 丘氏曰：上謂四五下謂初二，違去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音** 訓切近，陸氏曰：如字。徐 **集解** 程子曰：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巨靳反。鄭云：切急也。

纂註 楊氏時曰：剝牀以足以辨剝其所安而已。六四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集解** 程子曰：羣陰消一，无消字。剝於一，无於字。陽以至於極六五，若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集解** 程子曰：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

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經 震下 **集解** 程子曰：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集解** 程子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

○音訓復陸氏曰：音服還也。坤宮 **集解** 程子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一世卦朋陸氏曰：如字。京作崩。

通志堂

二廿六

周易會通卷五

通志堂

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答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一有之道守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使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眾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陽動於下而云朋來无咎何也曰方一陽生未有朋類畢竟是陽長將次並進以其為君子之道故亨通而无咎也

復生生之氣自此而萌動故曰復亨○程氏曰陽復於內有應在外故亨○李氏過曰陽道長矣是以亨也

來復利有攸往 ○音訓復陸氏曰方福反劉本同又作覆柔同

集解 程子曰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至陽之消至七日而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全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朱子曰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

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其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象復之期也

附錄 程子語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入關錄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消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潤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朱子語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淵七日來復終不

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

纂註 蔡氏曰出謂由剝上出而為坤入謂由坤下入而為復又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李氏鼎祚曰剝盡隔坤復來成震七日來復之義先儒已論各指於日月○朱氏曰先儒

褚氏莊氏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李氏舜臣曰自子至午自午至子數不過七一辰是為

成說也又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幸其長之速也○鄭氏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

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為戒故曰八月此日月之辨也○雙湖先生曰復卦彖辭文王於一陽之復何其愛之深而勞問喜慶之至也若曰

通志堂

周易會通卷五

二十一

一陽初復有亨道矣昔也出而今也入得无疾病乎朋類將來為臨為泰庶幾
 无過咎乎自反而復還其道七日始遂來復而今而後其庶乎利有攸往矣往
 則為師為謙為豫為此无所不利矣此皆勞問喜慶之辭也回視一陰生為姤
 女壯勿用取女之戒其鄙惡棄擲之意為何如吁此陰陽也其類則君子小人
 之分也然則為小人者亦何樂於取人惡而不樂於使人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音訓
 曰音支辭也馬之是反辭也韓伯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音起王肅陸績作
 得時支反安也九家本作安字音支晁氏曰京劉一行作祇安也廣雅作安
 多也說之案祇古文用多字其作
 祇者尤非說文祇禘短衣音低
 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
 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
 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
 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免而中所欲不踰矩是
 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
 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朱子曰一陽
 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祇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
 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問不遠復
 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
 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與只同個復雖一陽生然而與眾陰不相亂如人之善
 端方萌雖小而不為眾惡所過底意思學蒙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
 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

睡到忽然醒覺時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通雖
 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渾淪淪出入无
 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言便識名齋用意深復齋偶題昔
 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
 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
 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耳惟人亦然太和保
 合善端无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
 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不能已爾嗚
 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
 與復齋記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
 下而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才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
 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此又似天地之氣相交合否曰只是這一氣陽極則陽消而陰生陰極
 則陰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下降或
 曰如此則陰是消於上而陽生於下都不見得天氣下降曰也須一轉則陽氣
 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日白運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
 蓋天本是箇大底物須大着心看不可拘一不通也易說復卦便是一大翻
 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
 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只陽在下便是震動底
 意思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賀孫
 纂註
 李氏舜臣曰承利之
 生之本也天地之運一息不留剎終復始不容少緩若稍遲不及則生理息也
 ○李氏過曰一陽在內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為義初復之始

始而知復不至於悔○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即誠也

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

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朱子曰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

道也○附錄 朱子語初爻為仁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下附於仁者學莫便於

曰休復 纂註 李氏舜臣曰休也所以養初九之陽也二於初下比

吉備 而休息之度其不可抗扶持愛護之以遂其復故吉 六三

頻復厲无咎 ○音訓 頻陸氏曰如字本又作嘖嘖眉也鄭作卑音

同馬云憂頻也晁氏曰案卑古文頻字今文作嘖

程子曰三以陰躁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

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

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

復則无咎故 纂註 楊氏萬里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

其占又如此 纂註 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六

四中行獨復 集解 程子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

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

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

解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

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朱子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

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

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利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纂註 王氏曰上下

處得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齊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

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郭氏雍曰利

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利則 六五敦復无悔 集解

取其失上下以應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聖子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

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而无悔而已○朱

子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 纂註 蔡氏曰敦厚也坤象雖與初无繫而處位

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得中能自厚於復者故无悔○李氏舜臣

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於逆故復為一

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宜泰為三

六二休復吉

○音訓 休陸氏曰

集解

程子曰二雖陰爻處中

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

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

道也

○附錄 朱子語初爻為仁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下附於仁者學莫便於

道也

曰休復 纂註 李氏舜臣曰休也所以養初九之陽也二於初下比

吉備 而休息之度其不可抗扶持愛護之以遂其復故吉 六三

頻復厲无咎 ○音訓 頻陸氏曰如字本又作嘖嘖眉也鄭作卑音

同馬云憂頻也晁氏曰案卑古文頻字今文作嘖

程子曰三以陰躁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

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

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

復則无咎故 纂註 楊氏萬里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

其占又如此 纂註 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六

四中行獨復 集解 程子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

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

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

解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

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朱子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

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

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利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纂註 王氏曰上下

處得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齊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

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郭氏雍曰利

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利則 六五敦復无悔 集解

取其失上下以應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聖子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

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而无悔而已○朱

子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 纂註 蔡氏曰敦厚也坤象雖與初无繫而處位

六二休復吉

○音訓 休陸氏曰

集解

程子曰二雖陰爻處中

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

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

道也

○附錄 朱子語初爻為仁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下附於仁者學莫便於

道也

曰休復 纂註 李氏舜臣曰休也所以養初九之陽也二於初下比

吉備 而休息之度其不可抗扶持愛護之以遂其復故吉 六三

頻復厲无咎 ○音訓 頻陸氏曰如字本又作嘖嘖眉也鄭作卑音

同馬云憂頻也晁氏曰案卑古文頻字今文作嘖

程子曰三以陰躁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

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

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

復則无咎故 纂註 楊氏萬里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

其占又如此 纂註 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六

四中行獨復 集解 程子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

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

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

解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

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朱子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

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

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利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纂註 王氏曰上下

處得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齊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

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郭氏雍曰利

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利則 六五敦復无悔 集解

取其失上下以應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聖子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

徐世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程子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朱子曰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

附錄

程子語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朱子語問上六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十年三歲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无說了○馮氏語曰災傷害害者目不明其國謂上卦坤君謂六五十年坤之極數

纂註

雖久如此不能行也○雙湖先生曰師坤為眾之象○呂氏曰處卦之終最遠於陽迷而不反者也○徐氏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南軒張氏曰易之文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云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蓋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遇之

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饒氏曰復卦辭專以氣數言爻辭專以人事言以氣數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是復之亨處其所以然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故也此是氣數之常自然如此若以人事言則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數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凶咎若頻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迷復則必至於凶而有災眚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慎也○丘氏曰復六爻有動而即復者初之不遠復是也有屢失屢復者六三之頻復是也有終身不復者上六之迷復是也有資人而復者二之休復下仁四之獨復從道是也有不資人而復者六五

之數復自考是也初為明獻之君子知過則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己從人六五為不踐迹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為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夫而復抑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慾沉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民斯為下矣

大象圖

雷在地中

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音訓商旅陸氏曰鄭云資貨

而行曰商

集解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一作順而後能

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朱子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

附錄

程子語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為之時也○朱子語一陽來復與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其微勞動它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錙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云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衮了豈不壞事賀孫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闢陽開一靜一動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无餘斯闢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可包括无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克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

叶傳敢贊一辭以詔无倦復卦贊朱光徧炎宇微陽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齋戒起必掩身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至夏至說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也絕彼柔道牽所以絕陰氣易姤之初六繫于金柅是也感興詩鉢問本義安靜以養微陽安

纂註 馮氏荷曰至日南至也后天子諸靜二字還有分別否曰作一字看

之商旅則不使行於塗為天子諸侯者不有四方凡以養陽之禪也孔子言先王以見其時之不然矣○潘氏曰閉關所以體坤之闔戶也○雙湖先生曰案朱氏叢說謂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則至日閉關后

彖傳 復亨

剛反

陸氏曰絕句

集解

朱子曰剛反則專

附錄

朱子語問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順

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

疾朋來无咎

集解

程子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朱子曰以卦德而

言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音訓復陸氏曰方福反本又作覆下同

曰陰陽消息

附錄

朱子語柔曰反復其道當連下句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

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音訓長陸丁丈反

朱子曰以卦體而

纂註

雙湖先生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至于乾言既生則漸長矣其勢自不容禦矣○丘氏曰剛反謂方復之初剛長謂已復之後○愚聞之先君子之言曰自外而入者曰來自內而出者曰往疾之者眾則未可往无疾則利於往矣消息盈虛天命之自然而君子不謂命也上文言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朋來而後无咎蓋常不敢以天命之自來者為幸而深以人情之難測者為憂何也來者微而疾其來者眾也來者微則豈可遽以自幸疾其來者眾則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集解

程子曰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一有也字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動之端能識之○朱子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至哉

附錄 程子語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拾遺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一作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語錄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

通志堂

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安節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
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
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朱子語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
心於此可見可學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天地之心
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
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
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錄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
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
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問復見天地
之心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嘗无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
陽之理言之則无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固在我之心不可
有間斷也過問復其見天地之心蓋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
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
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
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
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
天地之心盡發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則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
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
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
布散叢雜无非此理呈露到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无非天
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
易看也備天地之心未嘗无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

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
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則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各則以此
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持此名以為天地之心乎但於其
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答吳登復見天地心
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无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
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承問及
復卦之說如所論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
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无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
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无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
降殺生之大分不可无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无
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並答王遇伊川言一陽
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蓋謂天地以生生為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
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
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
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矣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
體雖无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
以該其體耳問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
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
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
然至无乃見天地之心曰他說无是胡說若靜處說无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密
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無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
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

知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固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動處齊
 宣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殺棘即見善端之萌肯
 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當問程先生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切謂十
 月純坤不為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
 見答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故未嘗息但無端倪可
 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倪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
 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銖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
 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
 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
 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却是從這裏起豈不是天
 地之心淳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無心之心也人傑道夫言
 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謂天地無心便是天地之心若使
 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
 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天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
 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
 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
 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
 欽夫以為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
 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事而已道夫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
 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耳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
 好惡在裏至大至天地生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
 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

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
 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答曰人正大便也
 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正邪處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熱
 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主恁地道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
 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
 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
 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生於內而為闔闢
 之無窮乎答敬夫可學問靜亦是心而未見曰固是但須靜中含動意始
 得又曰上五陰亦不可說無說無便死了無復生成之意如何見其心可學來
 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
 某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來復以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
 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衝決成
 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如此所以見闔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
 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
 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答何錫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
 者又何謂答曰復固是動主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
 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答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
 底便為明日之動明日所積底便為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子語儒
 家不說老子愛說動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動作有歸根時吾只觀
 他復處陳淳夫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盡
 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須自不相須須各看得分曉終日營
 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

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致子細備惡極而善
常人之復靜極而動聖人之復然常人亦有靜極而動時節聖人却无那惡極
而善底復輝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個程子曰聖人无
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可往而不
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有猶是顯著此獨曰聖人无復未嘗見其心者
只為是說復卦繫辭曰復小而游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羣陰之下如幽
暗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
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
即此而贊之耳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眾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
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
不見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說話只可就
此一路看去才轉入別處便不明也不可不知謨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
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眾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
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无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
邪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答吳聖上云見天地之心
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言也易說道夫切謂聖人之心天
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况夫復之為卦一陽復於積陰
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无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
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為心
者也而謂不可見何哉曰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
慾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无小人皆

天理而无人慾其善无以加有若動不可以无靜靜不可以无動善造化不能
以獨成而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无也遂以為天下不可皆君子而无小人
不能皆天理而无人慾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
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至若聖人則无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
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其動而見其心者道夫
伊川與濂溪說得這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
處說所以不同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
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
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上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
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個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是十一月初冬至是十一月中小寒是
十二月初大寒是十二月中冬至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
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之知然數每從這裏處起略不差
移此所以為天心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无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
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道夫問天心无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日月日
日是如此鍊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見赤子入井之初
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冬至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
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為子方四五分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與周程
之說不同周程只是體用動靜互換无極康節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
間而言學蒙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某則以為夜氣正是復處
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

也答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未之

纂註 張子曰復見天地心成恒遯壯見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

小象傳 不遠

之復以修身也 集解 程子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一不問字之道无宜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 **附錄** 朱子語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這般說話好簡當文辭

休復之吉以下仁 集解 程子曰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

也初復於仁二能親 **附錄** 朱子語問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

而下之是以吉也 **附錄** 體六二爻能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人

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 **纂註** 徐氏曰仁謂初剛剛復于下在人

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備 **纂註** 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

二從初而復故曰以下仁也 **附錄** 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

言之夫子蓋有深旨克己復禮為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為仁二去初未

遠上為係應能體泰為復所以為下仁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之仁矣

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切至也 **附錄** 李氏閔祖曰天下之公是无一毫私心

善之本是萬善從此也 **附錄** 真氏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

得太寬无捉摸處易傳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又云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 **頻復之厲義无**

仁極平正確實學者且當玩此此是程子手筆也

咎也 集解 程子曰頻復頻失雖為危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集解

程子曰稱其獨復者以其 **纂註** 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非得中

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纂註** 道也不從其類而下應初故曰獨復從道者

從初九也 **附錄** 王氏宗傳曰初九一陽尚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音

微六二比之而下仁六四應之而從道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音

訓考陸氏曰鄭云 **集解** 程子曰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

考成也向云察也 **集解** 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

中順之德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集解 程子曰復則合道既迷

子曰考成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集解 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

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眾當從天下之善 **纂註** 劉

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纂註** 氏

彌邵曰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皆言善

惡之復復者剛之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從剛為復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